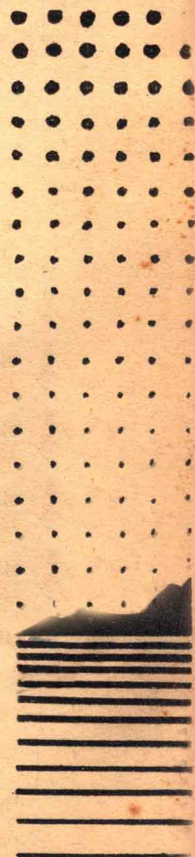


書叢地史童兒

# 友朋小達巴斯



行發館書印務商



兒童史地叢書

斯  
巴  
達  
小  
朋  
友

Lucy-Fitch Perkins  
徐王  
應素  
昶意  
校譯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34730)

書叢地史童兒

# 友朋小達巴斯

The Spartan Twins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原著者

Incy-Fitch Perkins

譯述者

王素意

校訂者

徐應昶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繆巨卿)



## 本書的重要人物

密勒士——一個斯巴達人，住在撒拉米島上，離希臘海岸不遠。他是雅

典行政長官辟里克利斯的農場管理人。

麗底亞——密勒士的妻子，丁恩和德芬利的母親。

丁恩和德芬利——密勒士和麗底亞的一對雙生兒女。

克羅——一個小婢女，屬於密勒士和麗底亞。她小的時候就被她的父母捨棄了，扔在路旁。她被麗底亞發見了，就帶回家去當作一個婢女。

安那撒革拉——（生客）一位哲學家，辟里克利斯的朋友。

辟里克利斯——雅典的最高行政長官。

喇嘛盤——一位祭司。

德羅姆斯，萊西亞，和別的人，是辟里克里斯農場的奴僕。  
本故事發生的時間：約在公曆紀元前五世紀。

# 斯巴達小朋友

## 目次

一 農家的來客	一
二 客人說的故事	二八
三 牧羊人	三八
四 播種與收割	五五
五 雙生子初進雅典城	七三
六 雅典的大節	九四
七 歸家	一二五

# 斯巴達小朋友

## 一 農家的來客

許多年前，一個春天的下午，在希臘有一個婦人名叫麗底亞，她是斯巴達人密勒士的妻子，這時候正坐在院子裏的小橈上紡績，她的絨籃放在她的一邊。她是一個高大強壯的少婦，長着一頭金黃色的頭髮和一雙藍眼睛。她旋轉紡綸竿，並用指



頭撚白羊毛的時候，常唱着一支小曲，聽着好像花園中嗡嗡的蜜蜂聲一般。她坐在小院子裏，下午的陽光射在圍牆上，又把一片燦爛的光暉撒在院中的土地上。地上鋪路的小石子在陽光之下反射出光輝來，好像當麗底亞紡績的時候，和她的紡綸竿移動的影子玩捉迷藏似的。院子的三面都有茅草遮蓋的廊，上面有幾隻鴿子咕咕地叫，並且梳理牠們的羽毛。從二層樓上的一間屋子傳來「喀啦喀啦」的織布聲。這間屋子是朝東開門的。

她紡績的時候，他的紡綸竿的影子伸展得長而又長，橫過地面，直到後來陽光躲在牆外，只剩下整個院子籠罩在灰色的暗影裏。在迴廊下面正對過有一間大屋子開着門。在這屋裏的當中有一個石頭爐灶，上邊有未滅的餘燼沒精打彩地燃燒着。從那一邊開着的門子望去，可以看見家禽在農場裏漫遊。忽然這傍晚的靜寂被一種混合的聲音打破了。有山羊咩咩的叫聲，和牠們叮噹叮噹的鈴聲，還有牛叫，狗吠，以及赤足踏地的孩童說笑的聲音。



然後從農場的鷄羣中突然發出一種尖銳的叫聲，並且有兩個小孩走進後門，闖進院子來。他們生了一雙藍色的眼睛，金黃色的頭髮，和他們的母親一樣，並且體格高大強壯，很容易把他們當做十二歲的孩子，其實他們纔得十歲。他們的容貌極其相似，連他們的母親也不容易分辨出那個是丁恩，那個是德芬利。至於他們的父親連嘗試分別他們的意思也沒有。他只簡單地隨便叫一個順口的名字，就知道他們無論如何總能夠自己區別出自己來的。德芬利穿的衣服的確比丁恩穿的稍微大些，但是他們在奔跑或是遊戲的時候，她常把她的衣服提起來用皮帶束住，所以那也不是一個可靠的記號。

麗底亞當他們跳躍着進來的時候，阿爾各士——他們的狗——跳着叫着跟了他們進來，她看了德芬利又看了丁恩，面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她對雙生子說道：『你們上那兒去的？你們這些野孩子？我從上午到現在沒有看見你們的面哩。』她又訓斥那隻狗道：『躺下去，阿爾各士，躺下去。』



因爲狗正把牠的大爪放在她的衣襟上，並且要吻她的鼻子。

丁恩喊叫道：「我們剛纔和父親在泉旁邊的田裏走了一趟，父親引來了一位客人，要在家裏吃晚飯。」

麗底亞把手往上一揚，喘着氣說道：「客人誰在這樣晚的時候到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來呢？除了肉湯已

經預備好之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供晚餐的。如果我預先知道了，我可以準

備一隻燒雞。現在他們在那兒？」

丁恩說道：「他們從路上走下來了。他們站着看趕羊兒和牛兒到農場去。他們快要來了。」

麗底亞把紡綸竿扔進旁邊的絨籃裏，趕快從小橈上站起來說道：「一點工夫不能耽擱了。如果客人打算今晚回到亞莫卜拉克去，他決不願意在此多耽誤的。況且到村莊裏去有兩里多路，天色黑了，他便雇不到小船渡他登陸了。我的確知道這種情形的，如其不然，或者他已經預備下一隻船在那裏等候他哩。」

麗底亞說話的時候，把她的裙子提高，走到爐灶那邊去。她叫了一聲「去！」把雞兒趕出去，因為牠們跟着孩子們進來，正在灰塵裏尋找食物。她對雞說道：「要燒痛你們的爪子的！如果你們不願意立刻被煮在鍋子裏，就趕快離開這裏。」又說道：「阿爾各士！把牠們趕出去。丁恩，你餵牠們些東西吃。」



牠們是要在腳底下亂跑的，除非牠們吃了晚飯。現在已經是牠們到潑裏去的時候了！德芬利，你的臉不乾淨；快去洗吧，我要把火旺起來，或者能預備點比較適口的東西款待客人哩。」

當兩個孩子跑去奉行母親的命令的時候，麗底亞親自拿着風箱吹火爐的餘燼。她喊道：「這房裏一定沒有一根木柴！」她扔下風箱，跑到院子裏。從這屋子的上面，仍然傳來「喀啦，喀啦」的織布聲。麗底亞望着二層樓上的走廊拍手叫道：「克羅，

來「喀啦，喀啦」

的織布聲。麗底亞望着二層樓上的走廊拍手叫道：「克羅，

克羅。』機聲忽然停住，一個少女，長着黑頭髮，黑眼睛，還有一雙桃紅色的嫩頰，從上面的屋子跑出來，凭着洋臺的欄杆觀看。

她問道：『你叫我麼？』

她的主婦回答道：『我實在需要你。客人快來吃晚飯，家裏卻沒有甚麼合適的飯菜。快拏些木柴來，連火還沒有生着！』

樓梯上有一陣迅速的脚步聲，克羅下樓跑到農場去了。頃刻之間，她提着一籃木柴回來，放在爐火旁邊。麗底亞跪在地上把木柴架在炭上。然後她用風箱使勁吹火。克羅跪在她旁邊也幫助她吹火，但是沒有用風箱。爐灰四下飛揚起來。

麗底亞喊道：『哎唷！你的氣息就如同冬天的狂風一般。如果你仍舊這樣用勁吹，你要把火星吹過了院子，燒着房上的茅草啦！來，離開爐子，重生一個柴炭火吧！我們至少能烘大麥餅！貯藏室裏還有臘腸。看一看水瓶裏有新



鮮的水沒有。』

德芬利道：『連一點水也沒有了。我把剩下的一點水洗臉用了。』麗底亞叫道：『這還了得嗎？第一要緊的是清水！克羅，立刻到泉邊去打水，讓我獨自個看守爐火。德芬利，你挈這



個小水瓶和克羅同去。』

在克羅和德芬利搦着水瓶，從後門到泉邊去的時候，院子前面的門開了，密勒士領着一個身材高大，長着鬍鬚，披了一件大衣的客人走進來了。

當她聽見院門響動的時候，

麗底亞直起身來站在爐子一旁，她丈夫向她示意，她便走過去迎接這

位生客。

她對客人說：『我們很歡迎你光臨，在我們這裏吃點粗茶淡飯。如果我早知道你來，我一定要爲你預備一點較好的東西。』

客人謙恭地說：『承你們這樣殷勤招待，我覺得榮幸得很。一個農夫能吃的東西，一個哲學家也能吃，如果我能稱我自己是一個哲學家的話。』

麗底亞答道：『你不但是一個哲學家，並且你也是一個雅典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斯巴達人的筵席在那些生活優裕像雅典人看來，也不過如同普通的家常便飯一般。』

客人答道：『我的胃口，能够把麵包當做佳肴。』

密勒士是一個身材高大，面現櫻色，長着一部櫻色鬚鬚的人，現在他開始說道：

『妻呀！你不要着忙。這位客人今夜要在咱們家裏歇宿。現在還不算遲。』

你預備晚飯的時候，我們可以坐在橄欖樹下休息，並且看夕陽落到山背後去。』

麗底亞答道：『既然這樣，等我準備好了再招待你們。』他們倆又走到門外，坐在板櫬上俯視下面的小谷和對面小山的景緻。

這時候麗底亞放下了做主人莊嚴的容貌，又變成一個勤勞操作的主婦。克羅利德芬利從泉邊回來的時候，她已經把大麥餅烘在火爐上，臘腸也正在爐子前烤着。有一壺肉湯也在旁邊沸騰起來。

丁恩和阿爾各士從農場進來的時候，叫道：『聞着多麼的香啊！我能夠獨自個吃完一隻豬哩。媽媽多煮些臘腸吧，我餓得像一隻狼一樣。』

他的母親責備他道：『你這個斯巴達孩子呀！你應該在飲食上少貪吃些好東西，粗糙的食物，最能够使得人強壯的。把所有的最好的東西給客人吃，纔是待客的禮貌。但是每天只是貪吃，想塞飽自己肚腹的人，是不可原諒



的。」

丁恩說：「既然這樣，我願意哈爾米士，（指引旅客的神）常帶客人到此地來。我願意作一個強壯的人，但是我也愛吃好東西，有客人來的時候，我們纔吃到一頓大餐。」

他的母親忙亂得很，顧不得回答他。

她打發克羅到伙食房取一瓶酒和山羊奶餅，她自己也上樓去，從貯藏室取些乾無花

果。德芬利隨着克羅到了伙食房，有一刻鐘的工夫，除了丁恩和阿爾各士，沒有一個人在火爐旁邊。臘腸的香味真是好聞。

丁恩看着臘腸，饑涎欲滴，心裏想道：『不知道媽媽有沒有數過牠們。』後來他不知不覺就從火爐上抓起一條臘腸來吃了一口。臘腸熱得很，把他的指頭和舌頭都燙痛了。並且當他要舔他的指頭的時候，一不留神就把臘腸掉在地上，阿爾各士搶到嘴裏把牠吃掉了。阿爾各士從嘴唇一直到胃臟都被臘腸燙着，痛得牠大叫一聲，衝出門外到農場去了。丁恩聽見他母親下樓梯的脚步聲，心想不如也跟着阿爾各士逃走吧。

麗底亞再回到爐子跟前的時候，只有德芬利在屋子裏。她放下裝無花果的籃子，並且跪下去翻轉臘腸。她數了一次，立刻看出丟少了一個。她嚇了一跳，奇怪得很，但是她一猜便猜着了是怎麼的一回事。爲母親的都是這樣的。她站起身來四下子尋找竊犯。她看見了德芬利。



她嚴厲地訓斥德芬利道：『你這頑皮的孩子！你把臘腸作了甚麼用啦？』  
可憐的德芬利哭訴道：『我沒有作甚麼，我連看見也沒有看見牠。況且我  
不是一個頑劣的孩子。我並不是男孩子，我是德芬利！』

麗底亞追問道：『既然這樣，丁恩在那兒？』

德芬利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在那兒，我也沒有看見他，但是我聽見阿爾各士叫了一聲，好像有人踏着牠的尾巴。或者是牠把臘腸吃了。』

麗底亞走到門前往農場望去。在那邊最遠的一個角隅靠近羊欄的地方，  
她看見有兩個黑影子。

她叫道：『立刻到這邊來！』

丁恩和阿爾各士兩個都依話走過來，但是他們走得很慢，阿爾各士把  
尾巴夾在後腿中間。麗底亞指着火爐。

她用嚴厲的聲音問道：『那一條臘腸到那兒去了？』



丁恩回答  
道：『阿爾各士  
吃了。』

他母親說  
道：『張開你的  
嘴。』她看他的  
舌頭，只見燙着  
的地方都變成  
紅色！

麗底亞厲

聲說：『我估料

是阿爾各士把臘腸從火爐上取下來，當牠還是熱的時候你卻吃了一口。牠

是一隻靠不住的狗，吃晚飯的時候再不給牠臘腸吃了。並且，一個男孩子的禮貌如果不比一隻狗好，也不能讓他吃一點。當預備飯的時候，你們兩個都不能留在廚房去！坐在木柴堆上，等我叫你的時候再來。』

她把丁恩和阿爾各士都趕出門外，然後又轉過身來烹調晚飯。

後來她叫克羅道：『晚飯差不多預備好了。你和德芬利可以搬出臥榻，擺好桌子。』

在院子裏拱廊下邊有一張木頭桌子。克羅和德芬利把牠抬起來抬到靠近火爐的地方。然後她們又從廊下搬進一張粗陋的木橈安置在桌子旁邊。她們把羊毛坐褥墊在板橈上，並且在靠近腳的地方安放了一個矮橈。德芬利端出杯盤擺在桌上。等到各樣的事情都齊備了，麗底亞打發克羅去請她丈夫和生客人，同時她也走出農場去。她看見丁恩和阿爾各士坐在木柴堆上垂頭喪氣，一聲不響。



叉子，甚至常有時候連調羹也沒有。

她對丁恩說道：『進來，把你的手洗得乾淨，如果你不是洗得乾淨，連手腕各處都洗好了，你可以和我們一塊兒吃晚飯，但是要記住，沒有臘腸。你已經吃過你的分兒了。你還要注意，吃飯的時候，不要把手放到嘴裏。』這是做母親的在那時候常對兒女所說的話，因為在那些時候，吃飯不但沒有刀子或是

麗底亞沒有叫阿爾各士進來，但是無論如何牠也進來，躺在火爐旁邊，把牠的嘴放在爪上，正在人們最容易踏着牠的地方。



密勒士和客人

進來的時候，便並肩坐在臥榻上。克羅跪在他們前面，脫下他們的草鞋替他們洗腳。後來客人脫下長如大氅的衣服，他和密勒士一同躺在臥



榻上，把他們的左肘靠在羊毛靠墊上面。克羅把小桌子移到他們容易數得到的地方，廳底亞也在臥榻旁邊的櫈子上坐下了。這時候，天色已經昏暗，只有爐火的光照着這間屋子。

這一對雙生子從小的時候就受了教訓，在人跟前不能隨便說話，特別是有客人的時候。而且這時候丁恩也不願人家多注意他，所以他們兩個人正當密勒士和客人把麵包蘸在肉湯裏開始吃的時候，都悄悄地溜到火爐旁的地上去了。

密勒士似乎比客人還更愛吃肉湯，這是不能隱諱的事，但是客人也吃得不少。他們都吃完的時候，把手指上的油用麵包塊揩乾，隨即扔給阿爾各士，牠很饒的搶在嘴裏，好像牠的舌頭剛才沒有被燙似的。然後克羅把熱烘烘的臘腸從火上拏來擺上，又從烤爐上拏了大麥餅。當她擺上大麥餅，並且對他們說明這些餅真不如平日作的好吃的時候，廳底亞給了雙生子每人

一個餅，並且多給了德芬利一條臘腸。她只望了丁恩一眼，沒有說一句話。

他十分明白他母親的意思。他悲哀地一語不發，只是咀嚼他的麥餅，我想沒有臘腸的香味能够使一個男孩子饑涎欲滴，如同德芬利的臘腸對於丁恩的誘惑一樣。雖然如此，他可盡量吃大麥餅，並且他母親讓他蘸着蜜吃，這樣他心裏稍覺寬慰些。到客人和密勒士談話的時候，他把心裏的苦惱早拋在腦後了。他把禮貌也忘記了，並且瞪着眼，張着嘴聽他們談話，不留神把一些蜜從大麥餅上流到他的指縫中，他隨即把指頭舐乾淨了！

沒有人看見他作這事情，連他母親也沒有看見，因為她是正在招待客人。一個客人來到，對於一個小農家是一件很大的事件。他們住得離海這樣的遠，離島上的旅行大路也是很遠，所以這一對雙生子自有生以來，除了他們家裏的人和幾個給他家耕作的奴僕以外，只看見過幾個外人。這位客人在他們看來是一個從另一個世界來的遠客——他從碧波汪洋的海灣以

外的大世界來的。他們有幾次在天氣晴朗的時候上小山頂上觀看過遠處的世界，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到過比離家二哩路的阿莫卜拉克小海口更遠的地方。

客人對密勒士說：『你是一個斯巴達人，爲甚麼緣故要遠離你的故鄉，來到這接近雅典的地方居住呢？有人告訴我說斯巴達人對於雅典人和他們的農業是一律沒有甚麼好感的。』

密勒士答道：『我們愛雅典人如同他們愛我們一樣。至於我爲甚麼到此地來居住，那就得感謝我的父親了。他是波斯大戰時的一個兵士，在撒拉米的戰事以後，便住在這裏。我是在這個島上長大的，並且我自己覺得很幸運。做了這一片農田的管理人。』

客人問道：『誰是這農田的主人？』

密勒士回答道：『辟里克利斯——雅典的最高的行政長官。』

客人說道：『你能在他的農場服務，真是幸運。任何雅典人都能告訴你他是雅典城最偉大的人物，並且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哩。』

丁恩聽得十分有趣，竟忘了小孩子在人面前不要多嘴的規矩，失聲問道：『你認識他嗎？』

麗底亞對着他搖頭，但是客人很有禮貌地回答他，正好像回答一個四十歲的成人一般，並不把他當作十歲的小孩子看待。

客人答道：『我和辟里克利斯是很熟識的。我昨天剛同他到雅典艾克羅波利山上去看他新建造的一座廟。』說着對密勒士道：『你當然看見過那座廟的。』

密勒士答道：『沒有，我出產品大半是在辟惹吳斯的市上出售，只有必須到城裏辟里克利斯的家中送水菓和菜蔬的時候纔去雅典城。在冬天沒有去那裏的機會，並且現在剛開始栽種，到夏天時我或者再往那裏去。』

客人道：『你去的時候，切不要忘記了去看聖山上的新建築。我老實告訴你吧，到那裏走一趟，比到雅典去更值得哩。將來人們要從世界的四方來朝見它，要不是，我就不是一個靠得住的先知了。』

德芬利喃喃地對丁恩說道：『啊！你不願意我們亦能夠去嗎？』

丁恩低聲答道：『你不能去，你是一個女孩子，女孩子不能去，但是我正想要求父親下一次去的時候帶了我同去。』

德芬利把她的鼻子一翹對丁恩悄聲說：『我也不管我是一個女孩子。我不像雅典的小姐們從來不出閨門一步的。你在這農場裏能做的事我也能作，我想我也能夠去雅典的，況且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一個女孩子；我的面貌正和你一樣，像一個男孩子，我是和你一模一樣的。』

丁恩憤怒地說：『你不像我，你的面貌不能和一個男孩子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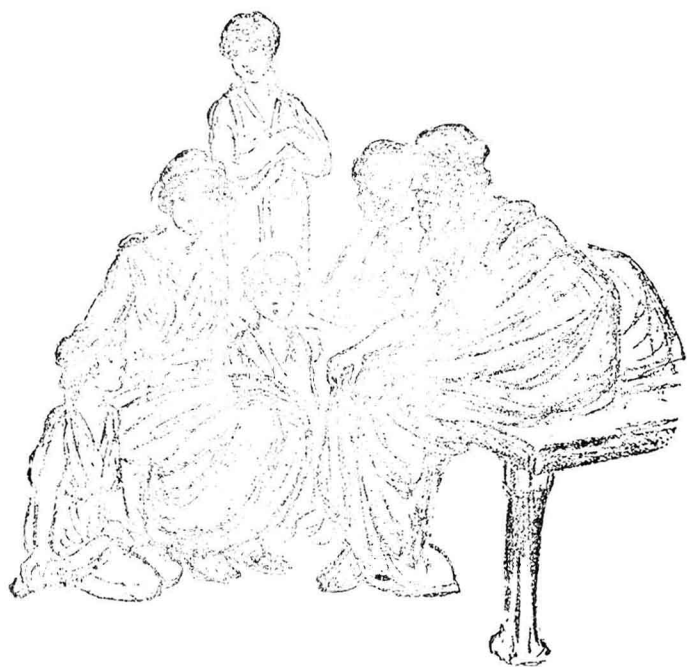
德芬利答道：『好啦，既然這樣，你一定像一個女孩子，因為爸爸一直到



現在還不能分辨我們倆哩。」

丁恩正要開口回答，他的母親向他們搖頭，不許再說。正在這個時候，克羅提着酒瓶進來，一脚踏在阿爾各士身上，幾乎跌在桌子上。阿爾各士負痛狂吠起來，丁恩和德芬利都不禁大笑。麗底亞覺得很慚愧，因為克羅是這樣的拙笨，兩個雙生子又這樣不守規矩大笑起來。她對客人道歉。

客人雖然是一個哲學家，也微笑着說：「好啊！男孩子究竟是男孩子，你的兩個小孩子看來是很英俊強健的，他們將來總有一天要在亞靈辟士運



動會比賽遊戲。我想，如果他們帶着得勝的花圈回來的時候，你將要多麼的驕傲啊！

密勒士回答道：『他們和年青的赫克利士一樣的強壯，他們兩個都是一樣的強壯，但是有一個是女孩子，所以我們頂多希望在我們家中有一個得勝者。』

客人微笑着說：『兩個

得勝者恐怕要使得你過於

驕傲了，所以恰好有一個是女孩子，可謂適乎其中了。」

丁恩聽見這些話，便伸直了腰，德芬利卻垂頭喪氣道：「我願意我也是  
一個男孩子，他們能做許多事，卻不許女孩子去做。男子在各種事情上都要  
佔便宜的。」

客人很和氣地說：「斯巴達的婦女時常被認爲和男子一樣的強壯，  
雖然她們沒有男子高大。我們中間有些人必須作女人，因爲離了女人，男子  
們不能單獨生存下去的。」

兩朵紅暈浮上了麗底亞的雙頰，她旋轉紡綸竿的速度加增了。她說道：  
『的確如此，男子們並不比小孩子們更會得照應自己哩。』

密勒士和客人都笑了。客人轉過來看着德芬利說道：

『我的小姐呀！你不記得依辟美沙士迎接潘杜娘的時候是怎樣的喜  
歡麼？雖然她帶些禍害到人世間來。』



德芬利答道：『不記得，我不知道關於潘杜婭的事，請你對我們講她的事吧！』

麗底亞站起身來，望了一望天上的星，對雙生子說：『現在快近睡覺的時候了。』她又對客人說：『請你原諒我們的孩子的魯莽。他們從小就在這偏僻的地方長大，從來很少懂得對於客人應當有的尊敬。你切不要讓他們麻煩你。』

客人說道：『如果你願意，我很喜歡對他們講潘杜婭的故事。關於希臘的又美又古的故事，是每個小孩都應當知道的。只要世界有小孩子，只要世界有些老人和我一樣願講故事給小孩聽，這些故事是萬年長存，永遠不會消滅的。』

麗底亞說：『你既然有這番美意，就請說罷。』

她給了克羅一個暗示，她立刻端來一盆洗手水和手巾送在客人和密

勒士跟前。他們洗完手之後，克羅拿去了洗臉盆，又把桌上的零碎東西扔在火裏，同時麗底亞把杯裏倒滿了茶和酒放在她丈夫和客人的面前。然後火爐上又添上木柴，麗底亞坐在火爐旁邊，擎起她的紡綸竿和羊毛籃繼續紡績，克羅匍匐到主婦椅子後面的黑影子裏，兩個雙生子卻移近麗底亞的腳橈跟前。當各樣事情都準備好了以後，客人舉起他的酒杯來，說：



『我們既然住在鄉間，就應該祭奠狄莫特——女土地神。你們得她的祝福，纔能得到豐富的收穫。』他說話

的時候，把一點酒澆在地上。隨着有幾分鐘的靜默。當火爐的火燄向天空跳舞，天上的星宿向着地下閃爍的時候，客人開始講說他的故事了。

## 一一 客人說的故事

『許多許多年以前，地球上的歷史還很短，神和人比現在多來往的時候，在希臘有一位俊美的青年，名叫依辟美沙士，我不充分的確知道，他不是人類的第一個始祖，但是無論如何他是人類始祖之一。世界在那個時候美麗得不能形容出來。一年之中，太陽每日照耀，到處都開着美麗的花朵，遍地生長着豐盛的果木供他食用。那時世界沒有疾病，沒有痛苦，沒有眼淚，沒有戰事，世界真是一個樂園！但是依辟美沙士仍是悶悶不樂。天上的衆神看見他這樣的孤寂，都替他難過。

『徐武士——衆神的父親——說道：「我們必須給他一個伴侶。如果我像他那樣的孤寂，雖然住在陽光照耀的亞靈辟士仙境裏頭，在我看來也不過如同住在一片荒地裏。」所以衆神都尋訪一個最好的伴侶送給孤獨

可憐的依辟美沙士。不久他們尋見一個可愛的仙女，她的名字叫潘杜妲。愛神，阿弗洛代特說：「她是最適合的一個，你看她長得多麼美麗！」智慧的女神，雅典娜說：「是的，但是她除了美麗以外，還缺少別的東西，恐怕他將來要厭棄了她。她雖是一個美麗的女子，但一個人不能永遠愛一個愚蠢無知的女人。我要賜給她學問與智慧。」

『阿波羅說：「我要賜給她嬌柔的聲音，使她會唱歌。」照這個樣子每位神賜給潘杜妲一種奇異的才德。當她要離開衆神所居的亞靈辟斯的時候，這些贈禮都包在最精緻的粧奩箱中，和她一塊兒送到依辟美沙士的家中。』你可以想像到依辟美沙士得着這樣才貌兼全的新婦，心中是如何的喜歡；頃刻之間世上充滿快樂。末後有一個不幸的日子，有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生。

『衆神曾囑告潘杜妲不要開這匣子，不然她將要失掉裏頭所藏的一

切幸福。

「但是她富於好奇心的。她想看看裏面裝着甚麼東西。有一天，她趁依辟美沙士不在家的時候，揭開匣蓋的一角，衆神的贈品都從裏面飛出來。她盡力想把蓋子蓋上，但是她還沒有蓋好之前，一切幸福已經如白雲似的飛到空中去了。」

「可憐的潘杜妲！她坐在匣子旁邊哀哭，熱淚一滴一滴流在地上，土地神看見甚是驚奇，因為自創造天地以來，世界未見過眼淚。當她正在哭泣，並且責備她自己不遵守命令而引起這樣的災害的時候，她聽見一個微細的聲音從匣子的底裏發出來。」

「這小聲音說道：『親愛的潘杜妲，不要啼哭！我在這裏的時候，你永遠不至於十分的悲苦，我要永遠和你在一塊兒。我就是希望。』潘杜妲聽了這話就擦乾她的眼淚。從那時候起，不管世界上怎樣地充滿了愁苦，但從來沒

有一個時候失了希望的。希望在那一天離開世界，世界上就要變成一個苦海了。』

他說完了這個故事的時候，有一分鐘大家都沒有作聲。後來德芬利仰視着客人問道：

『世界上的各種災害都是從此發生的嗎？假如不是的話，我想把各種過錯都推在可憐的潘杜妲身上，未免太不公道了。』

她母親厲聲喝道：『德芬利！但是客人只是微笑。

他撫弄着他的鬍鬚說道：『如果把幾件事歸罪於依辟美沙士。我是一點也不以為奇的。無論如何，我的確知道他甯可和潘杜妲同在一處忍受各種災害，也不願拋棄她過安然自在的生活。從那時候到現在男子們都有這同樣的感覺。』

德芬利閃着他的一雙如藍火星的眼睛又開始說道：『這話說得有理，

爲甚麼不——』

麗底亞高聲警告她道：『德芬利！德芬利！你這麼小的孩子，說話太多啦！』

客人溫和地向麗底亞搖頭說：『讓她說吧。』

德芬利問道：『雅典娜豈沒有說過，若是她毫無知識，依辟美沙士將要對她發生厭倦了嗎？』

客人道：『是的，這個故事的確是這樣說的。』

德芬利又問道：『男子們從那時起都有這樣的感覺嗎？』

客人答道：『是的，我想是這樣的。現在的婦女的確需要智慧正和潘杜娥一樣。』

德芬利問道：『既然這樣，爲甚麼不讓我們學習男孩子所學習的事情呢？』她說着有些氣喘，怕自己過於放肆。接着她往下說：『丁恩常對我說我不能作甚麼事情，也不能去甚麼地方，因爲我是一個女孩子。我雖是一個女孩

子，我卻願意知道些事情。我既不能參加亞靈辟士運動會的競賽，甚至不能



去看他們！就因為我是一個女孩子。」她十分氣憤的停止了。

密勒士、麗底亞

和丁恩都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只有客人沒有受驚的樣子。他把德芬利拉在他旁邊說：

「我親愛的小

孩子，你居然能問些三連哲學家都回答不來的問題。我自己也不知道世界上



的人爲什麼有這樣的態度。但是世界上的人們，的確好像怕婦女有知識，怕她們知道的事情太多。一般人好像祇注重婦女的美貌，卻不注重她們的才學。』

德芬利申訴道：『是的，但是我不明白爲甚麼我長大的時候不能去參加運動。我能跑得和丁恩一樣快，並且能做他能做的一切事情。』

密勒士微笑着說：『德芬利真有斯巴達人的血性。從前斯巴達的女子是常參加運動比賽的。』

這位哲學家摸撫着德芬利的頭髮微笑着說：『你的名字叫德芬利，你能跑得很快，並且你有金黃色的頭髮！你不知道我們多虧了那個脚步如飛，金黃頭髮的女神德芬利，亞靈辟士運動會的優勝員才能戴着花冠嗎？』

德芬利搖頭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客人說：『我的意思是這樣，據說在從前的時候，阿波羅戀愛了一個美

麗的仙女，名叫德芬利。阿波羅雖然是一位神，她卻不愛他，並且當他追逐她的時候，她就跑到別處。她跑起來和風一樣的快，但是阿波羅跑得比她更快。當她知道躲不開他的時候，她就祈求她的父親。她父親是一位河神，爲了要保護她的緣故，用魔術改變了她的形像。她的手臂變爲樹枝；她的黃金色的頭髮變爲樹葉；並且她的脚生了根，長在地裏。阿波羅追到她跟前的時候，她已經不再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卻是一棵桂樹了。阿波羅摘了些炫耀的樹葉，並且把牠們編成一個花圈。他叫道：『如果你不做我的新婦，至少你要做我的樹，你的樹葉要成爲我的冠。』從此以後，凡是阿波羅做主席的一切運動大會，優勝者必得戴花冠。這是阿波羅給我們留下來的一種風俗，並且把這種風俗成爲神聖的禮儀。』客人把話結束道：『所以，我的小姐呀，雖然你不能爲自己贏得花冠，卻給了我們許多的花冠，你說不是嗎？那不是差不多一樣的好嗎？』

德芬利沉思地嘆息道：『或者是的，但是無論如何，我想要另試一種辦法。』接着她從客人旁邊溜到她母親的腳橈跟前，並且坐下將頭倚在她母親的膝上。

麗底亞摸撫着她的頭髮說：『你是瞌睡了，現在是你們小孩子睡覺的時候了。』

丁恩辯道：『哦！媽媽，請讓他給我們再講一個故事吧。真的，現在並不算遲。』接着他對客人道：『那些都是很好的故事，但都是關於女孩子的。可否請你再說一個關於男孩子的故事？』

客人說：『很好，如果你的媽媽讓我說，我要告訴你們波索士的故事，並把大女神雅典娜怎樣幫助他割下郭甘的那個長着像毒蛇一樣的頭髮的頭。這一個故事是爲你說的。如果你不信牠是真的，日後你跟着爸爸去雅典的時候，你能看見郭甘的頭，毒蛇和別的東西都雕刻在女神雅典娜的護心

鏡上從那時候起她常帶着她的護心鏡。」

丁恩屏着氣問道：『那是真的郭甘的頭，真的毒蛇血，以及別的東西嗎？』  
客人笑着說：『不是的，郭甘的真血，在許多年前就乾了。這不過是一個雕刻的頭，用來裝飾雅典娜的護心鏡的。』

兩個雙生子和克羅張着大嘴睜着圓眼，聽客人講世間最奇怪的一個故事。這時候，麗底亞忘記了紡績，密勒士的酒杯雖然是在伸手可到的地方放着，卻沒有動。甚至於麗底亞也忘記時間的遲早，在這故事完了的時候，月亮已經高升，並且正在移過院牆照臨他們。麗底亞用她的紡綸竿指着月亮說：

『小孩子，你們看，女神阿底美斯親自來照着你們睡覺。謝謝你們的好朋友，並且向他道晚安吧。』

### 三 牧羊人

第二天早晨，丁恩在睡夢中覺得有一個又冷又濕的鼻子在他的頸後擺動，他因此驚醒了。丁恩立刻就知道這是阿爾各士的鼻子。因為他從前曾經有過這個經驗。

他罵道：『阿爾各士，到別處去。』他把羊皮被往上拉，蓋着耳朵，又轉過去打盹去了。

阿爾各士是一隻很好的牧羊狗，牠知道每天早晨牠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叫醒兩個雙生子。所以牠用牠的四隻笨重的腳來回奔跑，並且叫號不絕。後來牠看見丁恩仍沒有起牀的意思，牠便把他的羊皮被拉下牀來。

牠說：『咆唔！』

丁恩驚覺坐起來，顫着說：『好狗呀，滾到一邊去，去叫醒德芬利吧！』

阿爾各士叫着「咆——唔，咆——唔，」又跑到德芬利的臥室叫她起牀去了。

穿衣服只用了一分鐘的工夫，因為他們只穿一件衣服，並且衣服也沒有鈕釦，他們雖然還是瞌睡，他們的指頭又冷又笨，但他們在雄鷄仍在農場啼叫，畫眉鳥在橄欖樹正唱日出歌的時候，他們都已到院子裏去了。克羅已經出去餵小鷄。麗底亞正灣着腰生火；他們的父親正在院門前和客人辭別，並且指點客人去小海口鎮上的道路。

他對客人說：「今天你或者可以找見一隻開往辟惹吳斯的小船。因為他們平常起身得很早，你只好早點從這裏起身。盼望哈爾米士保護你，一路順風。」

客人辭別道：「再會！如果我能幫你忙的地方，只管來辟惹吳斯城訪問安那撒革拉的家。多謝你招待的盛情。」說完便辭別去了。

密勒士在黎明的時候已經和客人吃了麵包和酒的早餐，現在已經準備好到田裏去

工作。辟里克利

斯的奴僕們已

經來到農場裏，

正在駕牛，擠山

羊的奶，並且擎

着器具往田裏

去。附近的地方

充滿了清晨愉

快的聲音。只有

兩個雙生子圍



着火爐烤火，因為清早有些涼意。丁恩沒有睡足，還在打呵欠。麗底亞看見他如此，便急忙的說：

『過來，洗你的臉！如果你還瞌睡，洗一洗臉就清醒了。洗了臉，吃些東西吧。吃了早飯後我給你些麵包和奶餅帶到山上去吃。』

丁恩問道：『我們上山去嗎？』

密勒士回答道：『是的，今天你們必須看守羊羣。德羅姆斯須幫助我耕玉蜀黍地。你已經長大，能看守羊羣，並且能把羊兒平平安安地晚上都帶回家來。快點來！不要像懶惰飢餓的人一般萎靡不振。』

麗底亞說：『他們昨天晚上睡得太遲。如果他們不能早起，必須叫他們每天晚上早早地睡覺。』

當他們聽見母親說這些話的時候，立刻起來，不多時便洗完臉，準備吃早飯。早飯沒有別的東西，只有昨晚剩下的冷大麥餅，和一點溫熱的羊奶。他





們吃完的時候，德芬利將母親包在手巾內預備午時吃的麵包和奶餅裝在她的衣袋裏，準備起身。

兩個雙生子跳躍着出後門的時候，密勒士、德羅姆斯——牧羊人——正在農場門口等着他們。丁恩擎着一根小葦管子，德芬利擎着一柄牧羊鉤。羊兒都已在門口聚齊了，

只等待出發。

德羅姆斯一面開門，一面對他們說道：『留神看守那一隻老黑母羊。她是一個遊蕩者，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她一樣頑劣的羊。她常獨自跑到別處去了，並且愛打架。阿爾各士知道牠，必須特別的注意看守她。有的時候，她獨自溜到別處去了，阿爾各士追上她，她便低下頭來抵觸牠，如同一隻山羊一般。有一天她總要被狼攫去的，這是的確可能的事哩。』

德芬利問道：『山上有豺狼嗎？』

德羅姆斯答道：『或者有幾隻，但是平常牠們看見羊聚在一塊兒，並且跟着一隻好狗的時候，便不出來了，你不必怕牠。』

德芬利驕傲地說：『我甚麼東西都不怕。』後來，門子開了，羊兒都擁擠着往外走，丁恩、德芬利和阿爾各士在後邊隨着往山上進發。一路上丁恩奏着他的葦管，羊兒咩咩地叫着，羊鈴兒叮叮噹噹的響着。

這些小孩子順着小車道往西走了一段路程，然後轉灣驅着羊羣向一

座石頭山的南坡上爬行。這處有些地方青草已經茂盛，並且是一個很好的牧場。他們走到山上牧場的時候，雖然已經走了兩哩的路，但是天還是很早，太陽在他們前面射過很長的影子來。這牧場是一個僻靜的地方，甚至於從山頂上都看不見房屋或村莊。往東遠遠的望去，他們能看見橄欖和無花果樹圍繞着他們家的房屋。在西邊天地交際處，有一片碧海閃耀着。在較近的一塊田地裏，他們能望見兩個棕色的小點往來蠕動。這是兩頭牛，德羅姆斯正套着牠們耕田。天氣是這樣的沉靜，在羊吃草的時候，他們能明晰地聽得出羊的呼吸聲，與泛起微波的小河流水的聲音。這條小河往外漸寬，與又一河流合併，澆灌下面山谷間的田地。

山上除了些灌木和幾棵樹之外，可稱爲「童山濯濯」了，但是在巖石之間有些奇怪的地方可以玩耍。丁恩提議在兩塊大石頭中間空窟裏做强盜躡洞的遊戲，但是他一定要自己做强盜，德芬利也力爭非讓她有一半的

時間扮強盜，她就不參加。爭論結果，這個遊戲就因之作罷了。

後來，德芬利說：『我們可以玩阿波羅和德芬利的遊戲！無論如何，我該扮德芬利，我跑得和風一樣快。你扮阿波羅，但是我知道你不能追着我！我跑得這樣快，就是真的阿波羅也追不上我。』

丁恩面色有些害怕的樣子。

他問道：『你不知道衆神常在我們的左右嗎？阿波羅或者已經聽見你所說的話了，倘若他因爲你妄自矜誇要懲罰你，你可就要悲苦了。或者他要把你變成一棵樹，和另一個德芬利一樣。』

德芬利啐了一聲說道：『我不害怕，我想衆神沒有這些閑功夫聽女孩子所說的一切話！如果他們要聽我們一切的話，也不致於十分忙碌了。』

丁恩害怕地說：『說這樣的話真是罪惡。你絕對不該這樣的評論神。糟糕！今天一定是個凶日。早晨阿爾各士把我驚醒的時候，我正做一個惡夢！那

是一個很不好的徵兆。』

德芬利說：『那是你昨日晚上吃得太多了的徵兆。』她表面裝得很勇敢，實際上她也開始覺得有點害怕了，因為她所認識的人都信預兆。

丁恩說：『無論如何，離開這個地方，我們到別的地方去玩。讓我們到小溪邊去吧。』

兩個孩子從大石間的洞裏跑出來，起身往隱蔽在灌木背後的小溪邊去。羊兒都正在山坡上很滿意地吃草，那隻老黑母羊也夾在羊羣當中吃草。阿爾各士高踞在山頂上看守牠們，牠的舌頭拖在嘴外。太陽已經升到當空，天氣暖和了。兩個孩子踏水戲耍，築了一個小閘，並且把樹葉當作小船順水飄去，還在一塊平石上玩「拔指頭」遊戲，直到後來他們覺得餓了，便拏出麵包和奶餅來吃。

他們吃完了，德芬利伏在這塊平石上面，把頭枕着胳膊。



她說：『我瞌睡得很，連一分鐘也支持不住了。』

讀者試想，他們起牀後已經有這麼長的時間，陽光又很暖和，並且有蜜蜂在陽光下嗡嗡地飛鳴，催人欲睡，他們怎能不瞌睡呢！

她哀求丁恩道：『你和阿爾各士看守着羊羣吧。』說完她已經到了夢鄉了。

丁恩從叢樹中出來，把羊數了一次，好像一個細心的牧羊人一樣。牠們都在那裏，阿爾各士還



在那裏看守着。

丁恩對他自己說：『我也要躺一會兒，但是我不要睡着，我只要看一看天空。』

她在德芬利的旁邊躺下，望着天空的白雲飄動。過了兩分鐘他也睡着了。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

後來他們被一種很長的，似乎從山的那一邊送過來的號叫聲驚醒了，他們坐起來，驚怕得彼此握緊了兩手。阿爾各士叫號的回應，與那邊傳過來的叫號聲相混合。他們能聽見許多笨重的腳步聲，羊兒

的悲鳴聲，與受驚的小羊的哀叫聲。

丁恩叫道：『羊兒受了驚恐啦。有逃避的足步聲哩。』

兩個小孩子衝出樹叢外觀察究竟。一羣羊完全不見了！只能聽見牠們的頸鈴在山上較遠的地方亂響。阿爾各士正在猛烈地狂吠着。

丁恩從樹叢裏跳出來，喊道：『快來，我們必須把牠們追回來。』

德芬利嚇得四肢發抖，在他後面跌了一交，呼道：『假使是一隻狼！』

丁恩叫道：『就是有一隻熊來，我們也必須把羊都追回來。』他說着突然在山頂上和下坡的地方狂奔起來。德芬利也隨着他盡力的奔跑。

羊兒已經走到很遠的地方，跑到山上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的一個地方，但是他們也不管，只是一心想着，無論出多少代價，也必須把羊都尋回來。他們能看見阿爾各士環繞着受驚的羊羣狂吠，又看見在較遠的地方有一隻大野獸剛躲入樹林裏去。兩個小孩子跑過了石頭，穿過荊棘，末後才看見了



羊羣。羊羣正在奔逃，被阿爾各士截堵在這個地方。丁恩驅趕牠們，同時德芬

利在一邊，阿爾各士在另

一邊集中牠們。等到羊羣

又集合起來，恢復了安靜

的狀態以後，兩個孩子才

有空間數羊的數目。

德芬利驚駭得叫起

來道：『一隻羊丟了！是那

隻老黑母羊！爸爸將要說

些甚麼呢？』

丁恩說：『這都是你

的不好。我曾告訴你，說你



那樣的議論神們，你必定要遭惡運。我們所見的那隻野獸是真的豺狼，我是不以為奇的。或者是黠自己出現。或許是阿波羅，他要使你知道你還沒有羊跑得快！

德芬利悲哀道：『無論如何，黑老母羊是丟了。哎唷！哎唷！我們怎麼辦呢？』

在這個時候，太陽已經平西，到了傍晚的時候了。

丁恩說道：『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趕快回家，愈快愈好。』

德芬利說道：『那一條是回家的路徑？』

丁恩向四下看了一遍說：『我不知道，或者阿爾各士能引我們回去。阿爾各士！來這兒。好狗！帶牠們回家去！回家去，阿爾各士！回家去！』

阿爾各士搖着尾巴轉到羊羣後頭。

牠叫了幾聲『咆唔，咆唔』又去咬羯羊的後蹄。不大的工夫，全羣都向

夾在兩小間的一個凹地移動。當他們跟在羊羣後面快跑的時候，德芬利拍着手驚慌失措。

她哀叫道：『你想我又作了甚麼事情？我把我的牧羊鈎丟在強盜洞裏了！』

丁恩悲嘆道：『我也把我的葦管丟在那地方了。』

德芬利嗚咽道：『今天晚上，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去找回牠們。我們永遠再找不着那個地方了。況且天色太晚了，我們還沒有到家，天就要黑了。』

他們跟在阿爾各士和羊羣之後，垂頭喪氣，一言不發。阿爾各士好像對於回家的路徑並沒有疑問似的。牠趕着羊羣從山間的孔道走出，並且穿過兩塊田地，末後領牠們上了一條路徑。

丁恩快樂的喊道：『這一定是回家去的路。』德芬利指着東邊叫他看。在他們前邊不很遠的地方，德羅姆斯正趕着牛回家去，他們已經完了一天。

的耕作，要回家去休息哩。

德芬利高興得拍手叫道：『我知道阿爾各士能認得路！』

他們回到農場門前的時候，太陽的餘光已經黯淡下去。德羅姆斯和兩隻牛已經先進門去，密勒士正在門前等候他們進來的時候，數羊。

當末一隻羊進門的時候，他很嚴厲的問雙生子道：『老黑母羊那裏去了？』

德芬利嗚咽着道：『我們不知道，我們把她丟了。我們還丟了牧羊鈎和丁恩的小管子。一隻狼闖入羊羣，把羊都趕到別處去了，並且——』

丁恩淒然的說：『也許是一隻狼。』

接着雙生子把經過的一切情形都告訴了他們的父親，密勒士沒有對他們多說話。他是一個不多說話的人，但是他使他們覺得很羞愧。當麗底亞聽見德芬利所說關於神的事情，他們覺得事情更糟糕了，至少也是德芬利

## 惹下的災禍。

那天晚上，全家還沒有睡覺之前，密勒士在院中的小祭壇上燃起一堆火，並獻上一把大麥，禱告山林神盤利日神阿波羅，求他們饒恕德芬利說褻瀆的話。

## 四 播種與收割

從此以後，他們再不許這兩個孩子領着羊上山去了。密勒士說：『他們是不能依靠的。他們只會睡覺，讓狼吃羊的牧童，不是真正的斯巴達人。』

丁恩和德芬利覺得真是可恥。德羅姆士現在必須領着羊出去，再不能幫助田間的工作。一切耕種莊稼的事，必須密勒士自己一人担任。兩個雙生子盡力的幫助他。密勒士播種的時候，他們擎着耜兒跟在後面，用土蓋上所播的種子。烏鴉們看見他們播種，覺得很有趣味。

一天下午，丁恩對他父親說：『你看！在那邊樹上有五隻烏鴉。當我們走到那一頭時，牠們就飛到這一頭，抓開泥土吃種子。』

密勒士答道：『我們要對付牠們。』

他打發雙生子回家去取木棍、禾稈和他的破皮襖、帽子。等到他們把這

些東西拏來的時候，密勒士把一根長木棍插在地上，用皮帶橫着捆上另一條木棍作十字架形狀。然後他把禾稈捆在木棍上，在上端紮了一個圓形的草頭。他用皮帶把這些東西都捆綁得堅牢。然後他把皮襖穿在架子上面，把帽子戴在草頭上，就成了

一個最可怕的草人。

丁恩很佩服地注視着草人說：『我想牠一定會嚇走了烏鴉！現在幾乎把我也嚇着了。』

一隻烏鴉「啞，啞，啞」叫了三聲。

一隻烏鴉正從丁恩



頭頂上飛過。他舉起拳頭來，罵道：『你這老賊！』

德芬利說道：『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情是我們能夠做的。萊西亞告訴我的。』她拏了一小片樹皮做了一個小護符。她在護符的一端戳了一個小孔，穿進一條皮線。她和丁恩都不會寫字，當她說完了該怎樣做的時候，密勒士親自拏了一片鋒利的石頭，在樹皮上刻了一道咒詛烏鴉的咒文，刻完以後，德芬利把牠掛在草人的脖子上。密勒士厲聲說：『看吧，我不信牠要睡着，貽誤了牠的職務。牠是一個斯巴達的嚇鴉草人。現在我們可以回家吃晚飯去，明天我們就知道牠有沒有效力。』

第二天早晨，兩個雙生子甚麼事都沒有作，便飛跑到田裏去看草人，看見三隻烏鴉正在草人的頭上落着，還有幾隻在地裏尋種子吃。

丁恩叫道：『我們真是白費工夫了，你只看看牠們！』

烏鴉叫了幾聲「啞，啞。」



德芬利焦急地問道：『恐怕爸爸弄錯了，把符上咒文寫成祝文哩。』接着他們急忙跑回家去。密勒士正擎着一把修樹剪子走出農場來。

丁恩喊道：『爸爸啊！烏鴉在草人上面棲息哩。或者牠不是一個斯巴達的嚇鴉草人。』

德芬利補充道：『無論如何，牠似乎睡着貽誤了牠的職務。』

密勒士怒目注視着烏鴉不作一聲，過了半晌纔說：『你們小孩子們，必須拏來你們的拍子，赶走這些老賊。你們必須整天在田裏看着。我必須往葡萄園中工作。這些葡萄樹必得剪修才行。』

兩個雙生子還沒有吃早飯，他們覺着很餓了，於是走到廚房拏了幾個大麥餅，和一小瓶羊奶，幾分鐘之內，又回到田裏。他們坐在地上吃早飯，將木拍放在身旁，和草人做夥伴。從早晨到晚上，他們看守田地，搖響他們的拍子。或者扔泥塊打那些黑強盜。這是一種很費勁的工作，雖然他們不很愛作，但

是他們記得丟失大黑母羊的事，所以一天到晚很忠心地做他們的工作。



等到太陽升到中天的時候，麗底亞給他們帶來些無花果，奶餅和山羊奶。她又給他們帶來一個信息。這信息的大意是這樣：『爸爸說你們要在這裏看守，直到天色黑了為止。你們要四圍巡行，尋找一隻蝦蟆，尋獲的時候，你們必須牢記不要讓牠跑了。他現在正預備一個魔術的符咒安置在田裏，用來趕烏鴉。但是這種符咒除了晚間不發生效力。所以你們必須留在這裏，等候他來。』

兩個雙生子一邊趕烏鴉，一邊捕蝦蟆，忙碌了一個下午。等到他們捉着蝦蟆以後，自然要小心地保存好。那是一個淘氣的蝦蟆，有兩次幾乎逃走了。在黃昏的時候，烏鴉們都回到窩裏去了，只剩下兩個雙生子很孤寂的留在田裏，微光漸漸地昏黑下去了。鴟鵂已經開始啼叫，蝙蝠正在往來飛舞，末後他們看見三個模糊的黑影子穿過田間來。這些黑影子是密勒士、麗底亞和克羅。麗底亞提着一個瓶子，她把瓶子放在地當草人的旁邊。密勒士把蝦

蟆拏在手裏，叫他們四個排列成一行，然後他很莊嚴地領着這一小队人慢慢走着，在地邊上繞了一週，手裏拏着那個蝦蟆。當他們又回到草人跟前的時候，密勒士把蝦蟆裝在瓶子裏，把瓶嘴封好，把瓶子埋在田的當中，草人的旁邊。

麗底亞道：『唔，這件事情做完了！這是最利害的一種符咒。如果牠不能保護玉蜀黍，我不知道再有甚麼別的办法。』

或者是因爲草人，或是咒文，或是符咒的效力，我不敢說，但是的確那年夏天的玉蜀黍長得很好。到了收穫的時候，密勒士很滿意，決定要舉行一次特別的慶祝大會。所以在夏秋之交的一天，黎明時候，全農場的人都起來急忙到田裏去。那天是本月的第十二日，是人們認爲收割的良辰吉日，所以每個人都喜形於色，奴僕和主人都同樣的拏着鐮刀走到成熟的田裏。密勒士和別的兩個人領着他們割玉蜀黍，其餘的人把玉蜀黍捆起來，堆積在一處。



### 同時麗底亞、克

羅和別的女人預備野餐。宰了一隻牛，切成小塊準備烹調。下午又生着一爐大火。麗底亞管理烹調筵席的事。她把大塊的肉擱在火上烤，告訴小孩子們坐在跟前，翻轉肉塊，防備烤焦。丁恩和德芬利也忙

着揀取木柴添火，同時婢女們或忙着調製餡餅，在火灰內焙炙，或到泉邊打

水，或提着清涼的水送給田間工作的人們喝。到最後的一捆堆積完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了，密勒士便發號令停止工作。克羅立刻把從泉邊打來清涼的水，給疲乏的收割的人使用。等到他們洗完了手臉的時候，密勒士用石頭築了一個粗陋的祭壇，在上邊生着一堆火，教家人奴婢們都聚在壇前，獻上一把新穀，並且祈禱感謝女土地神，狄莫特，賜給他們豐美的收穫。獻祭完了，筵席也預備好咧。婦女們把肉塊、餅子、和酒遞給男子們，等到他們吃飽之後，婦女們也坐在一棵樹下吃她們的筵席。這是一個快樂的宴會。吃完酒席之後，又有笑談，清唱助興；德羅姆斯也獨奏牧笛，別饒興趣，一直歡樂到夜闌人靜，月亮爬過山頂露出圓臉窺人的時候。

後來，萊西亞，奴僕中最老的一個人，開始講故事來了。他曾經看見過撒拉米之戰，他說他看見波斯的兵船在希臘人面前一艘跟着一艘的沉到海裏。他冷笑着說：『國王坐在辟惹吳斯北邊的大石頭上看着這些兵船下沉。

那真是一個偉大的奇觀。』

萊西亞講完故事以後，德羅姆斯講山林神盤的故事。他說盤曾經在他所認識的一個牧人看顯形，那時候這個牧人正獨自在山裏放羊。他講完了又道：『我說故事全是真的。我認識這個人。這類的事情，都是人們獨自在山坡上的時候遇見的。』

這時候火勢已經消滅下去，只賸了一堆焦木，和一些閃耀的焦炭。密勒士吩咐雙生子再揀些木柴來添火。她們剛走了一會兒，便突然奔跑回來，氣喘吁吁地兩眼睜得和醬碟那麼大，使圍坐在火旁的人們都驚愕失色。

麗底亞跳起身來叫道：『甚麼東西？』

丁恩喘着氣道：『我們不知道。那是一個大的——黑色的——並且有兩個。正在枯枝堆的旁邊。』

德芬利接着道：『我們正要去揀一捆樹枝，忽然那兒有——正在我們

旁邊！我們害怕得不敢細看，只顧反身逃跑！

麗底亞把炭火挑撥起來，使發火燄，窺察周圍黑暗的地方。



萊西亞喊道：『

那是狼，我敢担保的！』說着便立刻往樹上爬。

克羅叫了一聲：

『狠！』就往她主母身後躲藏。兩個雙生子已經拉住了母親的圍裙。

奴僕們也叫道：



『狼！一大羣狼！』因爲他們再沒有樹木可以躲升，每個人都急忙往別人背後隱藏。在一陣掙扎之下，德羅姆斯被擠到後面，跌在一塊炭火上。他穿的衣服很薄，所以他趕快站起來，又大叫了一聲，這次的叫喊不全是因爲狼的緣故了。只有麗底亞和密勒士在火一邊站得很穩定。密勒士擎着一根燃着的木柴在空中揮舞，並且放高聲音喊道：『蠢人啊！兔子！你們不知道狼是不到火跟前來的嗎？』但是沒有法子能滅除奴僕們的驚怕，因爲他們實在看見有些動物走過來，如果不是狼的話，多半必是一種更兇惡的動物了。他們看見兩個黑影子在月光之下跳躍着跑來，並且在牠們後頭隨着一隻大狗盡力狂吠。牠們猝然向這一排畏縮的奴僕奔來，並且其中最大的黑動物叫了一聲『咩』，那個小的也叫了一聲『媽』。德羅姆斯聽得很清楚。這「一大羣的狼」原來正是這老黑母羊和她的小黑羔。阿爾各士方纔追趕牠們回來，當狗闖進這一圈圍火的人們裏面的時候，看見羊兒很安全的站在德羅

姆斯跟前，就躺下喘氣，將舌頭伸出嘴外，很帶着滿意的神情。德羅姆斯把小羔羊捉到他懷裏。

他叫道：『這是一隻好看的小牡羊。牠和牠的母親沒有被狼攫去，真是一件奇事！』

萊西亞抖着說：『我常說那隻老母羊是着了邪魔的。我說這是一樁怪事。並且這隻小羊黑得如同愛爾拔斯一樣（即人間與地獄交界處最黑暗的地方。）將來一定沒有甚麼好結果！』

密勒士說：『來，來！我們必須立刻把牠們帶回農場去，在老羊未想再逃跑到別處去以前。德羅姆斯，你和阿爾各士跟着牠，我親自扛着小羊回去。』

麗底亞說：『我們都要回去，無論如何，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了。』所以他們把殘肴賸羹都收拾起來，把柴火熄滅，全體走下山坡回農舍去。密勒士抱着小羊領着全隊人畜前進。當這隻老母羊又被圈入羊羣，奴僕們各回各人

茅舍的時候，密勒士帶着小羊從農場走到屋子裏。他好像奇怪得興奮起來。他對麗底亞說：『妻呀！在火灶上點着火來。這隻小羊有些奇怪的地方。』

麗底亞揭開炭爐，擺上木柴，並且用風箱吹起火燄來。借着這點亮光，密勒士把這隻小羊細細地察看一遍，然後他對站在雙生子跟前的麗底亞說：『這小牡羊只有一隻角！』

麗底亞喘着氣說：『這是不可能的！誰聽見過只長着一隻角的牡羊？』密勒士簡短地說：『摸牠一下吧。』麗底亞把小牡羊摸了一下，叫道：『我指着一切的神起誓：這是一樁奇怪的事情！』

丁恩和德芬利也請求道：『讓我們摸一下吧。』他們都摸過了。只有一個小嫩角，並且是長在羊額的正常中。

麗底亞叫道：『這是甚麼意思？這是一種怪事嗎？這是一個預兆嗎？這是

吉兆呢，還是凶兆呢？」

密勒士說：「我不知道，只有祭司能够解釋哪。」

麗底亞說：「既然這樣，帶牠到祭司那裏去吧。」

密勒士說：「這不是我的羊，牠是屬於辟里克里斯的。」

麗底亞叫道：「既然這樣，你必須帶牠去見辟里克里斯，請他決定該怎樣處理牠。我求你趕快就去。我不願意把這個動物留在家裏。牠或者是被鬼魔附着了。牠或者要給我們帶來各種的惡運哩。」

密勒士說：「帶來好運與帶來惡運，似乎都有同樣的可能。」

丁恩問道：「父親真要帶了小羊到雅典去嗎？」

密勒士很敏捷地答道：「是的，明天去。」

丁恩和德芬利都一齊叫道：「啊，請讓我也去。」

麗底亞立刻說：「不。」但是密勒士說道：「妻啊，不要這樣堅決。從這次

的旅行，小孩子能長些知識。他們求知識的機會很少。如果風平浪靜，我們來回只要兩天的工夫。」

麗底亞半晌沒有作聲。這時候，兩個雙生子凝神屏氣地站在那裏，躊躇不決。末後，她纔說：『好吧——如果神也是這般的旨意——我們要求一個預兆哩。你們可以在我哥哥的家裏住宿，他名叫福恩，我猜他是一個石匠。我會經見過他，但是自從他娶過雅典的妻子以後便不常見面了，他一定要歡迎你們在他家住宿。』

她說着慢慢地站起來，將一把穀撒在家庭的祭壇上，同時禱告司旅行的神哈爾米士，求他指導。然後她用手掩着兩耳，在院子裏繞着圈子跑，等到她又回到火爐邊的時候，忽然又把手放下來。兩個雙生子正在一處低聲談話。

德芬利正對丁恩說：『哦，你想他們讓我去嗎？』正在這一剎那時候，麗



底亞從耳朵上拏下手來。「去」是她聽見的第一個字。

麗底亞叫道：

「這預兆是吉利的，你們可以去！我的禱告哈爾米士，然後掩了我的耳朵，心裏說：『當我揭開耳朵所聽見的

第一個字，就是我禱告的回應。」那個字是「去」字。我的孩子們，快快睡覺

去，因為你們明天必須頂早起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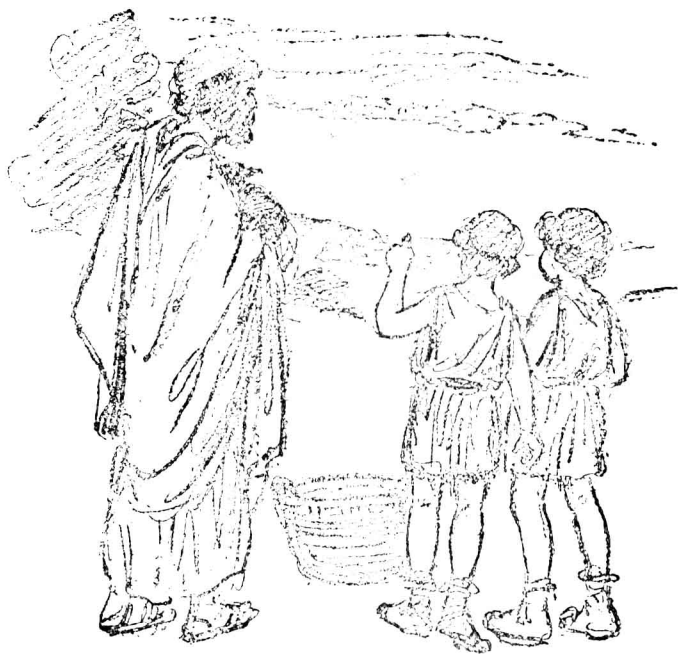
德芬利幾乎不相信他的耳朵聽見的話。更希奇的，就是沒有人提及女孩子要留在家裏。她飛跑上樓睡覺，恐怕有人忽然想到這件事。

## 五 雙生子初進雅典城

在第二天早晨熹光微露的時候，麗底亞站在門口望着三個人的影子消失在往亞莫卜拉克小海口的道上。密勒士把小羊裹在大衣內，抱着在頭走，兩個雙生子跟在後頭抬着一個籃子，裏面裝着麗底亞很細心地包好的兩隻燻鷄、鷄蛋、一塊奶餅，叫他們帶去送給辟里克里斯家中。另外有麵包、奶餅供密勒士和兩個孩子在路上吃。兩個雙生子一路歡欣鼓舞，要不是抬着食籃，他們簡直要跳舞起來。但是每次德芬利走路太興奮的時候，丁恩就要說：『記着鷄蛋。』每次丁恩跳躍的時候，德芬利也對他說同樣的話。

他們這樣走了差不多一哩路，來到一個小山頂上，他們從這山頂上觀望，好像能看見全世界一樣。這小海口亞莫卜拉克鎮正坐落在他們下面的山脚下，再往遠處看去，便是碧色的海灣，在清晨的微風中閃耀跳舞。在海灣





的那一邊，他們能看見辟惹的吳斯的白色建築，再往那邊望去，見有一道起伏綿延的青山，太陽正露出山頂窺人。這樣美麗的景緻，兩個雙生子竟放下食籃，留戀不進，連密勒士也站着不動，注目觀看。

便是艾克羅波利聖山。在下面那一處的房舍，『說着，用手指點一處白色的

斯那邊的那些青山，便是雅典的山。這一座有平頂的山，

密勒士說：『在辟惹吳

房舍，在隣近的山頂上，下臨大海。『是詩人優里辟特的住宅。但他已經從喧囂紛擾的雅典城中搬出來在撒拉米島上，尋得一個安靜隱居的地方。』

德芬利問道：『他寫詩嗎？』

密勒士答道：『人說他寫詩，但是我從來沒有讀過他的詩。』

德芬利嘆息道：『我願我會寫詩，即或不會寫詩，若能寫嚇鴉草人頸上掛的咒文，我也知足了！』

密勒士說道：『女孩子用不着學寫字，會寫詩也不能使她們更會治家。我連丁恩念書的事也不注意。在撒拉米是沒有學校的。』

德芬利心裏想道：『咳！又提到那個男女不平等的題目了！』但是她一句話不說，隨着密勒士下山，走到村中的街市裏。

不多的時候，他們來到船塢泊船的地方。雙生子和他們的父親來到時，有些渡客已上了船。有兩個農夫帶了幾籃子雞蛋和菜蔬，又有一個老婦人，

帶着一大包麵包，她那一邊坐着一個漁夫，帶着一籃鱈魚。他們都是去辟惹吳斯市上出賣他們的出產品去的。密勒士抱着小羊上船，在一個農夫旁邊，對着這個漁夫坐下。丁恩挨着他坐下，把食籃放在他膝上。德芬利不得不坐在漁夫和鱈魚的旁邊。這些鱈魚一受驚恐便在水裏急轉，德芬利每次看牠們急轉的時候，也不由得急轉一下。她怕一條鱈魚要跑出來盤在她的腿上。牠們看着真害怕，好像蛇一樣。德芬利害怕蛇，正和大多數的女孩子一樣。雖然這樣，她知道說話也沒有甚麼用處。此外她也找不到別的座位，所以她只得記住她是個斯巴達的女子，只要不再看那些鱈魚就是了。

他們都坐好以後，舟子們都坐在划槳橈上，船主一發號令開船，他們便在碧波上向着遠處的海岸擺渡。有一個時候，一切都順利地進行。水上風平浪靜，沒有甚麼聲息，只有划槳的聲音，舟子打槳時所唱的歌聲，以及小舟與微波相擊盪的聲音。從起身到現在小羊很貼服地臥在密勒士的懷裏。忽然



像有個東西攪擾牠，牠抬起頭來，叫了一聲，就從密勒士的懷中跳出來，一直跳到鱈魚跟前。這種急劇的動作，驚破了當時的幽靜。鱈魚在籃裏急動，小羊也急動了，如果牠的足沒有拴得結實，牠一定要掉在水裏頭，這樣，這篇故事就永遠寫不出來了。

漁夫怒氣沖天地喊了一聲道：『把你那隻卑劣的小羊牽着，離開我的魚籃。』

密勒士不等他說完話時，已經捉住小羊。但是羔羊竭力想逃走。這時候如果小羊和鱈魚起了紛擾，有翻船的

可能哩。

船主喊道：『安定，安定，你們沒有常識嗎？你們都願沉到海裏嗎？』

老婦人拏着麵包喊道：『願波西登保護我們！我不願意葬在魚腹裏。』

一個農夫也含怒道：『我也不願意。』他轉向密勒士說：『你不如在未上市之前宰了牠，這樣對於我們比較的安全些哩。』

密勒士答道：『這小羊不是拿到市場去賣的。我不敢宰牠。牠的前額上帶着一個預兆！』

老婦人氣喘地說：『一個預兆？願所有的神保護我們！甚麼預兆？』

密勒士指着羊角說：『牠只有一隻角。』

他們立刻都安靜起來，看這小羊。他們都摸牠的角。他們的眼睛睜得很

大。

農夫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

另一個農夫問道：『這是誰的小羊？是你的嗎？』

密勒士說：『不是，牠是屬於最高行政長官辟里克里斯的。牠是在他的農田裏生的。我正要帶小羊去見他，他可以決定怎樣處置牠。』

老婦人喊道：『對於辟里克里斯的預兆，我敢担保，於他總是吉利的，因為全世界都在他的足下。願神饒恕我。但是我似乎覺着他們常有偏見，不多講公道。』

有一個農夫說：『不要作聲，不要說神的不是，無論如何，等我們安全渡過那邊陸地上再說。』

老婦人閉了嘴。農夫們和漁夫盡力躲開雙生子和密勒士。一直渡過那邊的岸上，他們再沒有說甚麼話。渡客們都爭先恐後的爬上船塢去。農夫們，漁夫，和這個老婦人都急急忙忙走向市場去，各處宣傳在船上遇見的事，因為過了幾分鐘之後，密勒士和雙生子路過市上往雅典去的時候，一大羣富

於好奇的人跟着他們要看這隻小羊。並且他們說了許多關於這件奇事的意思。

密勒士不大注意他們，只顧忽忽的向前走，不一會來到城的東邊，循着從辟惹吳斯到雅典的砌路進發。這條路大約有五哩長，夾在兩大礫石牆之間。這些好奇的人們走到這裏，便離開他們回去了，他們三個人步行穿過橄欖園和五座葡萄園，向雅典走去。

丁恩對他的父親說：『在這條路上，沒有人能迷失了路；就是他想迷失了路也不能，因為他不能越過牆去。』

德芬利問道：『這些高牆有甚麼用處呢？在城外鄉下築這樣高大的牆，似乎有些愚笨。』

密勒士回答道：『並不如你所想的那樣愚笨。這些高牆是辟里克利斯築的，一旦有敵人來侵犯，雅典就有通行大道一直通到海口，使城內的居民

不至於在很短的時間餓死在城裏。」

德芬利說：『我想辟里克利斯一定權力廣大，智慧過人，差不多和神一樣。』

密勒士說道：『他做這些事情一定有神的幫助。』

他們走了約一半路的時候，丁恩忽然把他抬的籃子的一頭在無意中撒了手，扔在地上。

德芬利尖銳地叫道：『記着雞蛋！』但是丁恩好像沒有聽見一樣。

他指着東邊喊道：『看！——看！』在那聖山的山頂上，有一座高大的雕像，巍然獨立，在日光底下閃耀着。

兩個小孩子同時叫道：『那是甚麼？』

密勒士說：『那就是雅典娜的銅像，她是保護雅典的女神。』

德芬利問道：『那也是辟里克利斯雕刻的嗎？』



密勒士笑着說：『不是，你切不要把你在雅典城裏所見的東西，都以為是辟里克利斯做的。他固然是偉大，但是他不是一個雕刻師。』

丁恩叫喊道：『啊啊！我要看郭甘的頭，上面長着像毒蛇的頭髮。你不記得那位客人說過嗎？他說是在雕像的護心鏡上。』

德芬利有些戰慄了，她說：『哦，我不喜歡看牠。牠一定像鱧魚一樣的。』  
密勒士說：『快走！快走！像這樣慢走，你們將要失掉了多少機會。我們在不知不覺的時候，光陰已經過去了。』

兩個雙生子從地上提起食籃來，他們三個人又向城裏走。不久的工夫，他們已經進了城門，順着屋舍密接的街道，向這位雅典城的頂偉大的人家裏走。

末後密勒士在一所住宅門首停住，說：『就是這個地方。』

德芬利叫道：『這是辟里克利斯的住宅嗎？我想他的住宅一定是雅典

城中最高大的房舍，但這座房子和別家並沒有甚麼兩樣。』



密勒士提起敲門錘說：『辟里克利斯不愛擺架子。他是最偉大的人物，用不着誇耀。他對於全城建築華美的房舍，比對於他自己的房舍更爲留意。他不願意自己住頂好的房舍，使隣舍們羨慕。你們若以爲一個人富裕奢華就是大人物，你們就不是真的斯巴達人，也不是好雅典人。』

密勒士說完這話，便用門錘敲了一下。看門人立刻把門開了，看見密勒士和兩個雙生子，很覺驚奇。

他問道：『甚麼風把你們從田間吹到這裏來？』

密勒士莊重的說：『我願意見你的主婦，辟里克利斯的妻子。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務。』

看門的笑着說：『請進來，請進來，你兩個小男孩子，也請進來。』接着引他們走到院裏。丁恩正要開口解釋德芬利不是男孩子，但是德芬利在他肋旁觸了一下，並且搖頭，不叫他說。她把衣服從皮帶裏往上提高了，說：『讓他

『這樣想吧。』

他們被領導穿過一條過道，來到庭院裏，看門人叫他們在這裏等，他自己去叫他的主婦。這房舍雖然不比雅典城裏別的中等人家的房舍好多少，但在兩個雙生子眼中看來，比他們見過的任何房舍都更精美。地是用大理石鋪成的，築在院子當中的徐武士的祭壇，雕刻的工程是很精美的。到別的房屋去的門道，都掛着藍色帳幔，在院的後邊有一個通院的小屋，當中有一個火灶，和他們家裏的很相似。不久，房子的後門開了，辟里克里斯的妻子忒麗西庇出來了。她是一個高大粗笨的婦人，在她跟前有三個男孩，她自己的兩個，和阿西比得——一個俊美的少年，他是辟里克里斯的衛士，也是他的本族人。

密勒士走近她跟前，解開他的大衣。

忒麗西庇看見這個小黑羯羊，便驚異得叫起來道：『嚇，密勒士，你拏的

是甚麼東西？」

密勒士莊重的說道：「主母，一個預兆。這隻小羯羊在你丈夫的地上生下，是一個畸形的怪物。牠只長了一個角。我把牠帶來給你，這個預兆或者可以解釋出來。我信必是一個吉兆。」

忒麗西庇看着這隻小羊，面色變成慘白。她將兩手一拍，看門人和另一奴僕，立刻跑來了。她對奴僕說：「到廟上去請祭司喇嘛盤來。」她又對看門的道：「祭司來時，你立刻請主人也來。」

奴僕立刻去了，看門人也回到門房去。雖然忒麗西庇是顯然的受了攪擾，並且對於這個預兆很是焦慮，但是她仍然注意到丁恩和德芬利送來的東西。他們把他們的點心拏出來以後，忒麗西庇叫來一個婢女，把燻鷄、鷄蛋和奶餅都交給她。

那三個男孩子這時候都擠在密勒士和小羊的周圍，並且問了許多關

於小羊和關於農業的事。不久，看門人又開了門，引一位祭司進來。這兩個雙生子從來沒有見過祭司，因為在島上沒有一個，所以他們很敬畏的望着這位能念預兆和能解夢的人。他是一個羸瘦的人，長着一雙銳利的黑眼。他穿着一件白色長袍，頭上戴着一個花圈，黑而長的頭髮纏結着從頸上披下來。

他一踏進了院子，就站在祭壇的旁邊，接着左邊門上的帳帘開了，進來一位高大魁梧的人。丁恩和德芬利立刻知道那必定是辟里克里斯。他們想沒有別人有這樣尊嚴的相貌。他們的腿不由得顫動起來，並且他們的感覺，正和遇見了大總統一樣的惶悚不安。一個身體高大，身穿白色大衣的人跟着辟里克里斯從帳帘裏出來，加入祭壇周圍的人羣中。

德芬利喘着氣對丁恩悄聲說：『這位就是到過我們家的客人，你不記得嗎？他說他認識辟里克里斯！』

這位生客對密勒士說起話來，並且把他的手加在雙生子的頭上摸撫着。

他對辟里克里斯說：『這些人是我的老朋友。今年春天有一夜我在他們家裏住宿過。』

辟里克里斯已經招呼過祭司。現在他對着兩個小孩子愉快地微笑着起來，並且對密勒士說：『我聽見我的莊田裏發生了一件奇事。』

密勒士把小羊指給他看，代替了回答。這時候，小羊在他懷裏開始跳躍，並且蠕動着。

祭司端莊地說：『這個預兆與大行政長官有關係，這是毫無疑義的。看看這小羊一見他是如何的歡躍！』

辟里克里斯向着生客招手示意，微笑着說：『安那撒革拉，你對於這個事情有何意見？』

生客回答道：『我不是一個先知。這位祭司是一個能解釋奧妙的人。』喇嘛盤走到前面，帶着一種鄭重的態度，從這小羊的皮上拔下幾根羊毛，放在祭壇上燃着的炭上，看着羊毛着火便捲起來，他又側耳細聽，說：『牠一着火便發出如鞭炮的聲音，所以這預兆對於你的家中是吉利的。啊！辟里克利斯！這小動物不生兩角只生一角！這可以象徵在雅典沒有擁護與反對辟里克利斯的兩黨，從今以後，只有擁護的一黨。全城的人都要在辟里克利斯領導之下，聯合起來的。』

忒麗西庇熱烈地歡呼道：『讚美衆神！』

祭司拍着手掌，低下頭去鞠躬。丁恩看見祭司很留神地從披在他臉上纏結着的束髮中偷看辟里克利斯對於他的預言表示怎樣的態度。大行政長官正安靜地在安那撒革拉一邊站着，並且他們兩人沒有一個對於這個預言表示甚麼態度，祭司在花圈之下發怒了。





當喇嘛盤再抬起頭來的時候，忒麗西庇問道：『我們怎樣處置這隻小羊呢？』

祭司回答道：『可以把牠送上廟去當作一種祭物。因為牠是黑色的，所以必須獻給下界的神們。』

忒麗西庇立刻叫來一個奴僕。密勒士把

小羯羊交在他的手裏。祭司從辟里克里斯手裏接受了銀錢的贈禮，奴僕帶

着小羊跟着他出去了。

祭司出去關上門以後，辟里克利斯對密勒士說道：『你把小羯羊趕緊給我帶來，這事做得真好。請你接受這點禮物，報酬你的辛苦。』他說着，把一枚金幣放在密勒士手裏。他又對着兩個雙生子愉快地微笑道：『還有這些孩子們，他們對於帶來預兆的事情，也盡了他們的一份責任哩。他們也同樣地一定要得些報酬。』他給了他們每人一塊錢，他接受了他們的感謝以後，立刻隨着安那撒革拉出去了。這兩個雙生子和密勒士便向忒麗西庇和那幾個男孩子告辭出來。

當他們走到第二條街轉灣的時候，密勒士噓了一口氣說道：『這件事完了，心裏覺得輕鬆了許多。我盼望在最近期間不再有甚麼奇事發生。』

丁恩很渴念地看着辟里克利斯賞給他的銀錢叫道：『如果每次都能帶我們到辟里克利斯的家去，我願意至少每星期發生一次奇事哩。』



德芬利也熱情地說：『我也是這樣想。就是辟里克利斯不給我們甚麼

錢物，我也要專爲看他到雅典去的。他的面貌恰如神一樣。」

密勒士大笑起來對他們說：『你們正如雅典人一樣。他們稱他爲亞靈，辟安，因爲他們覺着他和亞靈沒有兩樣。』他又說：『把你們的錢交給我，我要放在我的荷包裏，免得丟掉了。』

他們把錢交給他們的父親的時候，德芬利說：『無論如何，我很喜歡，因爲這個預兆對於辟里克利斯是吉利的。在船上的那位老婦人說得很對：她說這預兆是吉利的。』

## 六 雅典的大節

密勒士和雙生子離開辟里克利斯家往雅典城社交與商業的中心點亞格羅去的時候，仍是上午。這裏有幾個市場，雅典人民需要的日用品，都在這裏出售。兩個雙生子從來沒有夢想到能在世界上看見這麼多的東西。這裏不只有水菓、肉、魚、菜蔬和花卉等物，並且有貨攤子，擺滿了美麗的陶器，和繡花的衣服，顏色鮮麗，繡工精緻，還有些攤子上擺着書籍。這些書並沒有裝訂好和我們現在的書一樣。這些書都是寫在羊皮紙上，然後捲起來擺在攤子上，看着就好像木棍一般。在市場的周圍有支着大理石圓柱的遊廊，上面裝飾着幾排銅像。在當中設着一座莊麗的祭壇，供奉亞靈辟士的十二位神，希臘人信奉他們爲衆神中的最偉大者。在亞格羅的上面，建了許多廟宇，廟宇的那邊便是雅典的羣山，其中有艾克羅波利聖山，是聖地中的最神聖的



小女孩正在賣花圈，他們就在這個地方吃點心，這時候他們看見有許多人

地方，也是雅典城  
南方的一个屏障。

密勒士從前  
曾遊歷過這些地  
方，但是在兩個雙  
生子看來，好像是  
到了仙境一樣。密  
勒士一手拉着他  
們一個，找了一塊  
僻靜的拐角，附近  
有一个小攤，一个

蜂擁而來，圍着他們。

他們所看見的婦女只有幾個賣花的女郎，賣麵包的婦人，和幾個賣笛子的女子，但是全亞格羅市都充滿了男子。這裏有父親們出來買一天的食物，每人都跟着一個奴僕提着籃子；因為雅典的上等人，不提他們的包裹，常有奴僕代他們提着。有些人扳起尊嚴的面孔，穿着寬大的衣服，頭上束着一條小帶，走過來走過去的互相談話。也有些男孩子，跟着他們的教師，老奴僕提着書包跟隨他們，一路留神看顧他們，免得鬧出亂子來。

忽然傳來了一個信號，羣衆便開始向南移動，但是密勒士和兩個雙生子都沒有看見信號。

丁恩問道：『他們到甚麼地方去呢？』

有一個賣花圈的女郎笑着說：『聽那個斯巴達的小蠻子說甚麼。他連雅典照例的大節都不知道。快走吧，去看熱鬧吧。』

密勒士狠狠地瞅了這個女郎一眼。他不願意了恩被人稱爲斯巴達的蠻子，但是他很知道斯巴達人在雅典城總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他沒有說話，只是立刻從拐角上的地上站起來，招呼兩個孩子跟隨羣衆前去。

他們走到通着艾克羅波利聖山的陡坡上，仍然跟着羣衆往山頂上走了一段路的時候，人海裏忽然起了汹涌的波浪，並且有人大聲喊道：『讓開路，讓聖隊過去。』羣衆站開了，密勒士和兩個雙生子被擠在一邊，但是他們幸虧被擠到羣衆的前邊，所以他們能看見女神雅典娜的一隊信徒從面前過去，上了很遠的山坡，走進大門，便不見了。

在艾克羅波利聖山上的一座最古的，名叫愛爾特恩的廟裏，供奉着雅典娜的木像，雅典人民都相信這木像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把牠看做最神聖的東西，每年一次，當舉行慶祝大節時，他們總要把木像上的袍子和首飾洗淨。這一年，雅典城裏的姑娘們已繡好了一件美麗的新袍子，這天正是舉行



隆重的謝袍大典，許多人排着大隊，抬着繡袍走進廟裏獻上，穿在木像的身上。

雙生子自出世以來，沒有見過這許多的人。有幾位雅典城裏的首領在大隊前面領着頭，這兩個小孩認出最前的一人就是辟里克利斯。靠近他走的有哲學家安那撒革拉，大雕刻師斐底亞，以及建築師伊克亭納，他即是在上年春天客人對兩個雙生子所說的那座新廟的建築師。此外還有戲劇家索佛克里和詩人優里辟特。密勒士都認識他們，因為他們的名聲很大，無人不知，並且他在辟里克利斯的家裏，與上次旅行在亞格羅行走的時候，都看見過他們。他把他們一一指給雙生子看。

他說道：『在索佛克里後面那個相貌古怪，長着塌鼻子的人是蘇革拉，當代有名的哲學家。他也是辟里克利斯的朋友，但是他是貧窮而性格古怪的人，他常在街市上對任何願意聽他的人講話。』

丁恩問道：『在雅典有兩位哲學家麼？我想只有安那撒革拉是哲學家。』

密勒士笑着說：『在雅典，哲學家稠密得和蜂窩上的蜜蜂一樣。詩人也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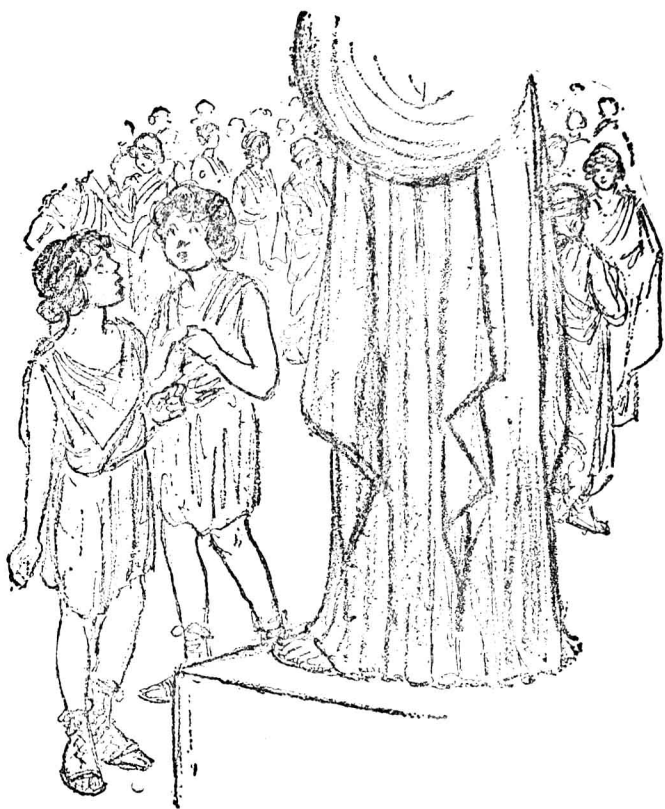
這件美麗的繡袍放在一輛船形的戰車裏，現在在大隊中出現，觀衆看見牠過來了，驚奇駭異得不能用言語形容。接着走過一長列的少女，肩扛着籃子和瓶子。有些婦女跟在牠們後頭，因為婦女們能參加這個典禮，在她們後頭跟着騎馬的青年，還有些青年牽着戴着花圈的闍牛，用來供獻祭之用。這個隊伍很長，隊首早已走到坡頂，隊尾還在下面的街道上魚貫的走。山坡兩旁擁擠着許多觀衆，當中留着一條道路，大隊從當中一直往上行去，如河流一般。等到隊尾過去看不見的時候，觀衆在後面再合攏來，如蜂一般的擁上了聖山的平頂上。

密勒士和他的小孩子們隨着大眾擁上去。但是觀眾太多，進行得很慢，等到他們走到愛爾特恩前面的祭壇跟前的時候，獻袍禮已經完畢，空中瀰漫着濃煙和烤肉的氣味。

在筵席未散之前，天氣已經傍晚了，在這時候艾克羅波利的全山頂上都充滿了攢動的觀眾。此外有各種的遊戲和餘興，給這個慶祝會生色不少。丁恩和德芬利都忙着看表演吞劍的，翻筋斗的，以及各種希奇古怪的耍把戲者，他們看得出神的時候，幾乎完全忘記了客人以前告訴他們的郭甘的頭，和長着似蛇的辮髮，雖然丁恩早就想看這怪頭。倒是德芬利先記起這個地方來。

密勒士對兩個雙生子說：『我要去看那邊辟里克利斯新建築的廟去。你們願意同去嗎？』丁恩問道：『那裏？』密勒士指着艾克羅波利山南邊的一大堆大理石房屋給他們看。在這時候，德芬利卻想到神像的事。

她說：『丁恩想看郭甘的頭去。』



密勒士答道：

『好吧，既然這樣，趕快去看吧，因為天氣快晚了，我們必得再過一會就去你舅父的家裏。』

兩個小孩子  
放開脚步，一言不  
發向着靠近入口  
的大銅像跑去。他

們還沒有走得完全看不見的時候，密勒士想起他還沒有告訴他們在甚麼地方和他相會。

他對他自己說：『無論如何，我可以在銅像跟前找見他們的。』說完，仍舊考察帕爾特農的基礎。

在這時候，兩個小孩子跑到銅像的前面，並且注目看這位女神的護心鏡，上面有斐底亞所刻的郭甘的頭。這上面的頭睜着大眼睛，垂着長辮髮正對着他們往下看。

德芬利遮住她的眼睛說：『唔！她和我所想的不一樣難看，他比鱈魚更難看。』

丁恩答道：『我寧可看那個吞劍的人！我們去看看能找見他不能。』他們於是離開這裏，走向愛爾特恩那邊小攤跟前的人羣裏去。

他們還沒有看完吞劍，吃火的把戲，玩把戲的人卻已開始收拾東西。他

們一看天氣已經不早了，太陽正在紫色的山後落下去，而且在艾克羅波利山上，只剩下幾個人，忽然想起應當去找父親，但是又不知在甚麼地方可以找見他。兩個小孩子火速地跑到帕爾特農的建築跟前尋找，看見沒有一個人在那裏。連工人們都已經走了。接着他們跑到那天早晨獻袍的大隊所走的那條山坡，但是還是找不見密勒士。兩個雙生子又回到雅典娜的像前。沒有一個人在那裏。郭甘的頭睜着兩隻可怕的眼睛，往下注視他們，德芬利竟以爲她看見一束頭髮在動彈。

她驚叫道：『噯，我們快跑吧。』

丁恩問道：『往那兒去？』

德芬利說道：『我不知道。只要離開這裏，甚麼地方都可以！我們可以回到愛爾特恩廟去，或者父親正在那裏尋找我們。』

他們繞着這座古廟走了一遭，有一部分已經傾圮，他們找了一陣仍不

見密勒士的踪影，於是悲哀地坐在南首童女廊的台階上。這個門廊所以名



叫童女廊，因為支持廊頂的不是大理石的圓柱，卻是美麗的童女的雕像。德芬利往上看着她們，說：『她們的樣子很強壯，和母親一樣。我們和她們在這裏似乎不十分寂寞。也許我們必得在這裏過夜哩。』

丁恩問道：『你想我們自己能尋見舅父福恩的住宅嗎？』

德芬利顫着叫道：『唔，永找不着的。我們在白天都不能找着，

何況現在差不多已經天黑了呢。」

丁恩說：『無論如何，我們迷失在這個地方，比迷失在雅典的任何地方都較安全。這是神所居住的地方。他們或者也照顧我們的。』

德芬利說：『我們可以在這座祭壇上獻上些東西，並且學父親的方式祈禱。』

丁恩答道：『我們沒有甚麼東西可以獻上。我們連自己吃的東西也沒有哪。』

他們這時候又困乏，又飢餓，又氣餒得再不說一句話了。這座石欄是這樣的高，兩個小孩蹲踞在下面的地上，沒有人在上面可以看見他們，除非他們憑在欄杆往上看。兩個雙生子在黑暗中緊緊地蜷伏在一塊，並且默然無聲。忽然他們聽見上面有說話的聲音；有兩個人在門廊上頭，在一塊兒低聲談話。一個是祭司喇嘛盤的聲音；兩個孩子都立刻辨得出來。』



他們聽見喇嘛盤的聲音說：『你看那邊，辟里克利斯正在雅典建築新廟，卻把這最古的最聖的舊廟藐視忽略了。雖然神們把他抬舉到最高的地位，他卻不敬畏他們。他對於我們的聖職是一個叛逆者，我恨他。』

另一個人說：『你說得很有勁。』

喇嘛盤的聲音又往下說：『他不但忽視了舊廟，不肯重修牠們，並且又在這座聖山上當着我們的面建築一座新廟。這不但對於神是一種不虔敬的事，並且對於你和你的聖職也是一種侮辱。我今天親自看見他那藐視和冷淡的態度。我被他的虔誠的妻子請到他家去看怪物。有人從他的莊田裏帶來一隻小牡羊，只長着一角——真的是一件驚人的奇事。』

另一個人的聲音問道：『你怎樣給他解釋預兆呢？』

喇嘛盤回答道：『我自然說是吉利的。我在辟里克利斯監視之下，還有那個老狐狸安那撒革拉站在他一邊，我怎能說別的呢？』

另一個人說：『神們要刑罰那些不信服他們的人，並且我們是神的祭司，我們豈可不盡力使這些惡人受相當的刑罰嗎？』

喇嘛盤說：『是的，但是人民很崇拜他。他們決不信他有邪惡的行爲。我們必須小心從事，以免害他不成，反害了我們自己。』

另一位祭司答道：『我已經探聽得他今天下午去辟惹吳斯參觀賽船，看完了賽船，還要赴富翁希彭尼客家中的宴會，在很晚的時候，纔回家去。如果我們能埋伏着，堵住他的路，他不知道我們是祭司，或者要對我們說些褻瀆的話，或者還要以暴力對付我們。對於一位祭司無禮，便是對於神們無禮了。在雅典，沒有一個人，即是辟里克利斯也不能凌辱神的代表而保全性命的。』

喇嘛盤說：『這個意思很好，真的不愧是愛爾特恩的祭司。』

『我們要脫去祭司的長袍，打扮得和平民一樣。辟里克利斯必定不懷

疑是我們，不然，他自然不敢侮辱我們，我們很知道他必以對待祭司的態度來對待我們。我們要互相作見證人，使他不能不承認我們的報告。』

假使德芬利在這個時候沒有打噴嚏，以後所遭遇的事，就和實在所遭遇的事十分不同了。但是空氣又濕又冷，她正坐在冷的台階上，不由得『啊嚏』的打了一個噴嚏，忽然驚動了門廊上的兩個人。這兩個小孩子驚惶得連動也不動，只是轉動他們的眼睛對面相覷，並且看見上面欄杆邊上有兩個人頭的影子往下看着他們。

喇嘛盤說：『誰在那裏？』

兩個小孩子驚怕得不能回答。

另一個祭司叫道：『拏一個火把來。』不多的時候，兩顆頭又從欄杆上伸出來，喇嘛盤手裏拏着一根火把，火光射在下面兩個抬着頭的雙生子的臉上。

愛爾特恩的祭司問道：『你們是誰？在這樣晚的時候，你們在這裏作甚麼？你們這些可惡的小偵探呀！』

丁恩叫道：『啊！請你息怒，我們並不是偵探，我們是迷失路的小孩子。』他雖然不知道偵探是甚麼，但是他想說不是偵探要安全些。

喇嘛盤說道：『立刻上這兒來。』

兩個孩子嚇得幾乎半死，從門廊的那邊繞過去，爬上台階走進口，站在兩個祭司的面前。喇嘛盤舉起火把來，仔細觀看他們。

他嚴厲地問道：『我今天早晨在辟里克里斯家裏不是看見過你們的嗎？』兩個雙生子點頭承認。

他問道：『誰差你們到這裏來？』

可憐的德芬利哀叫道：『沒有人差派我們。我們是迷失路的人。』

另有一個祭司輕蔑地說：『嚇！那纔是欺人的話。』



喇嘛盤問道：「你們聽見我們剛纔所說的話嗎？」他按着丁恩的肩膀，

因爲丁恩沒有立時回答他，他便搖撼他催問道：

『是不是，快說。』

丁恩囁嚅地答道：『是——是。』

兩個祭司彼此對看起來。喇嘛盤道：『他們是給辟里克里斯帶來小羊的那個農夫的孩子。他們在他的農舍裏居住。』

別一個祭司略等片刻纔答道：『他們再回到他們的農舍去，還需很長的時間。他們說他們是迷失路的。很好，我們要想法子使他們真的迷失了路。把他們載到非洲去，你以爲怎樣？他們能作一對好看的小奴隸，明天就有一隻船開到亞力山大去。這事情很容易辦理。我認識那位船長。』

喇嘛盤說：『這個意思很好。這兩個小孩子既然是屬於辟里克里斯的，他們就成爲神的仇敵。把他們發落到一個地方，使他們不能洩露廟裏的消息，加害我們，倒是一件虔敬的行爲哩。』

這兩個小孩子害怕得一句話也不說。兩個祭司很粗暴地推着他們進了廟，手裏拿了幾根火把，穿過一個墨黑的大庭子，然後往後邊的一間密室走去。他們走的時候，喇嘛盤的火把，射出很大的黑影，好像在他們前面跳舞一般。他們走到密室門前，這兩個祭司止步開門。

喇嘛盤把他們推進密室的時候說：『這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你們就在這裏過夜。到明天我們可以給你們找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他說着，把他們鎖在裏頭。

這兩個孩子受驚挨餓，精疲力盡，雖然他們是斯巴達人，也禁不住坐在冰冷的石地上相抱着哭泣。

德芬利悲咽道：『媽媽啊！媽媽啊！我們爲甚麼要離開你呢？』

丁恩勉強收住淚道：『你忘記了那個徵兆是吉利的嗎？總有方法可以渡過難關，因爲媽媽聽見的是「去」字。』

德芬利悲咽道：『我不打噴嚏就好了！』

丁恩說：『但是，打噴嚏常是一種好徵兆。』

德芬利雖然聲音在發抖，牙齒震動，仍然鼓起勇氣說：『好吧，無論如何，哭泣是不濟事的。我們可以周圍摸摸，或者可以在這屋裏找着些東西。』

屋裏是黑暗的，只有一點灰

色的微光，從牆上高處的窗戶射進來。丁恩和德芬利緊緊相隨，很小心地在屋裏繞着邊走，並且用手摸着牆壁。丁恩足底碰着一件東西，那是一個衣箱，





裏面放着祭司們的袍服。

德芬利低聲說：「你想我們能把牠移動嗎？如是我們能的話，或者我們能從窗戶上往外看看我們是在甚麼地方。」

他們都站在桌子一邊，用盡他們的力量往前推動。這只衣箱稍微挪動了一下，在地板上發出一種尖銳的響聲，令人聽見，毛髮悚然。

德芬利悄聲說了「噫——噫——」好像衣箱能聽見她一樣。



他們凝神屏氣地聽外面的腳步聲。外面沒有一點聲息。他們等了一會



兒，又向前推。這衣箱又響起來，他們又停止了動作，靜聽外面的聲音。經過許多次的努力，他們終於把牠移到窗下，並且跳上去從窗戶往外觀看。他們站

起腳來，剛能從窗檻上望出去。窗上沒有玻璃，因為在那個時候，任何地方都沒有玻璃的。黑夜的涼風吹在他們的臉上。艾克羅波利山浴在月光裏。外邊沒有一點聲音，四境沒有一個人的影子。世界已經入了睡眠的狀態。忽然有一個鴟鵂叫了一聲，驚破了深夜的沉寂。他們看見這隻大鳥飛向他們來。

丁恩悄聲說：『那是雅典娜的鳥，牠正從東邊飛來。這是表示好運的意思。啊！或者我們能夠從這可怕地方逃出去的！』

德芬利抖着說：『我們可以禱告雅典娜。我們不能獻祭，或者她同樣的要應允我們的祈求。』

兩個小犯人把他們的手舉起來。丁恩低聲祈禱道：『雅典娜啊！求你幫助我們，正如你幫助波索士殺死郭甘一般。』

德芬利也禱告道：『求你賜給我們智慧，能逃出這個地方，並且從這些惡人的手裏，救出辟里克斯來。』

丁恩悄聲說：『噤——噤——他們是祭司。』

德芬利堅決地說：『無論如何，他們是兇惡的；不管他們是甚麼，他們要殺辟里克里斯，便是有罪的。』接着她又說：『或者這就是我們所以來到這個地方的緣故！如果我們能够出去，或者我們能警告他關於祭司的事。無論如何，我們是斯巴達人，我們必須止住啼哭，盡我們的力量做去。』

丁恩用手攀住窗檻，往上跳了一下。

他說：『如果你在後面往上推我一下，我相信我能爬到上面去的。』

德芬利問道：『但是，我怎樣上去呢？沒有人往上推我。』

丁恩說道：『我能够拉你上來。』

德芬利說：『你或者要往後掉在外面，或者往裏倒栽下來的。』

丁恩說：『無論如何，讓我們試一試吧。』

德芬利在後面推着，丁恩往上攀着，過了一分鐘，他已經坐在窗檻上，他

的一隻足跨在窗外，另一隻很牢牢地貼在窗邊上。他用左手攀住窗檻，穩定了地位，然後彎下身來，用右手緊握住德芬利。她把左臂鈎住丁恩的臂，用右手攀着窗檻往上跳躍。再過片時，她已經爬在窗檻上，丁恩就幫助她坐起來。



丁恩悄聲道：『往下跳並不很遠。我在家裏的時候，有許多次從欄杆上跳到院子裏。』

德芬利說道：『就這麼辦吧。你先跳，我隨後也跳下去。』

丁恩轉身，盡力伸出頭去，向四下裏觀察。然後他兩手攀着窗檻，將身子懸掛下去，略停一下，便利貓一般的落在地上。他靠着廟牆平伏下，過了片時，德芬利也安然落在他的旁邊。

丁恩悄聲說：『現在我們要趕快繞過廟跑到雅典娜的像前。』

他們手拉手的在月光底下飛跑，不一刻便來到大銅像的黑影跟前。

丁恩悄聲說：『讓我們在這裏等一會兒，並且向四下觀察一下。』

他們蹲踞在黑影裏，向後觀看。他們看見兩個穿大衣的人影從廟上出現的時候，他們的心幾乎停止跳動。他們認得是喇嘛盤和愛爾特恩廟的祭司。這兩個人走過來離得神像很近，雖然他們說話的聲音很低，這兩個孩子仍能聽得見他們的聲音。

他們聽見喇嘛盤說：『我們要在亞莫佛雷街頭等他，他一定要經過那裏的。我打扮成一個普通的惡徒，我的舌頭就可以自由對他說祭司所不能



說的話了。』

愛爾特恩的祭司說：

『你做得真好，把兩個孩子辨認出來。如果我們不把他們安穩地拘留住，他們或者要推翻我們的計劃哩。』

這兩個小孩子在神像背後揮拳向着這兩個退走的人影。他們等到腳

步聲音消滅了，然後和驚弓之鳥一般，從黑影中飛跑下那天早晨大隊所經過的山坡。不一會兒他們已經來到山坡底下。他們能看見兩個祭司的黑影

子正向北移動，一會兒看不見了兩個小孩子，又退到黑影裏。

德芬利說：『以後我們該作甚麼事情呢？我們到甚麼地方去都不認識道路。我們連舅父住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

丁恩忽然問道：『他們說辟里克里斯要到一個富翁的家裏去赴宴，那個富翁的名字叫甚麼？』

德芬利說：『哎喲！我想不起來。讓我想想。希彭——希彭——』

丁恩往下續道：『尼客，這是他的名字！像希彭尼客這樣有錢的人，雅典人都知道他的住宅。我們必得向前走，遇見了人，便可以打聽。』

德芬利抖着說：『假使我們遇見喇嘛盤，又怎麼樣呢？』

丁恩說：『我們不會遇見他們的，他們走到那條路去了。他們到亞莫佛雷街去了。我們可以認出那條街來。你忘記了那條街擺列一長行的花瓶嗎？今天早晨，我們從那裏經過的。』



德芬利說：『如果我們能找着了希彭尼客的住宅，並且警告辟里克利斯關於祭司們的陰謀，我相信他要照顧我們的。』

他們想到這一層，增加了許多勇氣，從黑影裏出來向西邊跑。他們在路上遇見的人很少，但是大部分的街道都是和荒野一般，寂無人烟，並且他們沒有遇見敢同說話的人。末後他們來到城門跟前。

德芬利道：『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在這條路上再不能向前走了。』

丁恩快樂地低聲說：『有了，我認識這個地方。從這個門進去，就是通辟惹吳斯的砌路。就是今天早晨我們進去的那個門。現在好運一定要臨到我們身上了。』

德芬利說：『我們可以在這裏等一等，等到第一個人過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問他。』

這兩個小孩在那裏等人過來，心裏突突地在跳。有一個成人的影，向城門走來，跟着一個奴僕替他拿着火把。當他走到跟前的時候，兩個孩子大膽地迎了上去。

丁恩很恭敬地問道：『你能告訴我們到希彭尼客家去的路嗎？』

那人停住了脚步，他的奴僕舉起火把來，使他能看見這兩個小孩子的面目。

那人說：『我指着諸神起誓，在這樣晚的黑夜，你們這些小孩子來到這裏做甚麼？』

德芬利叫道：『客人！安那撒革拉！啊！我知道雅典娜要幫助我們！』兩個小孩都投在他的懷裏，覺得有說不盡的安慰和快樂。

他們把在艾克羅波利山上冒險的經過，以及爲甚麼要尋找希彭尼客住宅的原因，都從頭到尾的告訴了他。

他們說完了的時候，安那撒革拉說：『很好，我就住在辟惹吳斯，我正要回家去，但是現在我要同你們到希彭尼客的家去，你們要把你們所見所聞的事情告訴辟里克里斯本人。』

## 七 歸家

這兩個孩子在安娜撒革拉和他的奴僕的領導與保護之下，不久便被導入雅典城中，最富足的一家院子裏面。然後安娜撒革拉給辟里克里斯送了個信息。這時候辟里克里斯正與一羣人在通院內的一間大廳裏吃酒席。當奴僕開了食廳的門的時候，這兩個孩子瞥見客人們斜躺在臥榻上，頭上戴着花圈，不時的發出歡樂的笑語聲來。肴饌的香味送到兩個孩子的鼻孔裏，他們不由得饑涎欲滴。不多時，辟里克里斯出來相見，他頭上戴着一個花圈，在德芬利的眼裏看來，比先前更像一位神了。安娜撒革拉把雙生子告訴他的話對他說了。

安娜撒革拉說完了的時候，辟里克里斯莊嚴地說：『一個很巧妙的計謀！不是嗎？』

德芬利望着安那撒革拉說：『他們還說到關於你的事情。』

安那撒革拉說道：『當然！我也一樣的在他們的計謀中。他們說甚麼話來？』

德芬利說：『他們說你是一個老狐狸。』兩個人聽說都哈哈大笑起來。

安那撒革拉說：『我今晚一定按着他們稱呼我的名字行事哩！』

接着辟里克利斯看着兩個孩子，把他的手輕輕地按在他們紛亂的頭上。

他說：『你們在黑夜間跑進雅典城來警告我，是嗎？你們爲了我的緣故，經過很大的危險！我要決定怎樣處置這兩個艾克羅波利山的假冒爲善的老毒蛇。多謝你們，我絕不會落在他們的圈套裏。並且辟里克利斯沒有忘記了他應盡的義務。』他叫他們抬起頭來，看着他們蒼白而饑餓的面容往下說：『我的小斯巴達人，現在是你們吃東西的時候了。』

他一拍手，就有一個奴僕出來侍候。他說：『告訴希彭尼客說，院子裏有辟里克里斯的兩位朋友，並且請他將家中最好的飯擺在院子裏給他們吃。』

奴僕走開了，不多一會兒端來各種珍饈美味，這兩個雙生子有生以來沒有嘗過這樣好的東西。辟里克里斯在一邊等候，很安靜地和安那撒革拉談話，直到他們吃得快飽的時候，他纔又和他們談起話來。

他說：『現在，我的勇敢的斯巴達小朋友呀，你們既然爲了我的安全這樣的掛心，我也要對於你們的安全有所幫忙。你們想在甚麼地方可以找見你們的父親嗎？現在恐怕他也是走遍了全城尋找你們哩。』

丁恩說：『我們原定要在我的舅父福恩家裏住宿的。他是一個石匠，但是我們不知道他住在那裏。』

辟里克里斯撚着他的鬍鬚說：『福恩，他不是雕刻師斐底亞的工廠

中的一個工人嗎？他有一個和這個同名的工人，現在我想起來，人稱他爲斯巴達人福恩。』

丁恩說道：『那必定是我的舅父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在甚麼地方居住。我以前沒有來過雅典，並且我的舅父福恩也不曾到過我們的農舍去。』

安那撒革拉說：『我們可以從斐底亞那裏打聽出來的。』他轉向他的奴僕道：『快到斐底亞的家去，並且對他說行政長官辟里克利斯要打聽在甚麼地方可以找見石匠福恩的家。』

奴僕急忙去了，不大一會兒便帶着消息回來，說福恩住在靠近西北門的地方，並且說：『我認識到那裏去的路徑。』

安那撒革拉說：『很好，我們要把他們送到那裏。然後我在你的家裏等候你。辟里克利斯呀，我願意聽見這個故事的結尾，並且願意知道你怎樣處置那兩個老叛逆。』

辟里克里斯說：『現在我知道了他們的用意，是很容易克服的。我對於他們詬罵我的話，一字不答。等到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將要差派我的奴僕點着他的火把，護送攻擊我的人回去。』

安那撒革拉樂得笑起來了。

他叫道：『好，並且又滑稽。一個火把照着他們的鬼臉子，是他們在這世界上最不願意受的羞恥。你不能想出比這更完全的計劃來挫敗他們的奸計了。』

辟里克里斯莊重地說：『我願意一切的好計，都能這樣地容易挫敗的。』接着他轉向兩個孩子和藹地說：『你們再沒有可害怕的事情了。我的好朋友安那撒革拉和他的奴僕要把你們安全地送到你舅父的家裏，並且他一定知道在甚麼地方找見你們的父親。』

德芬利戰慄着請求道：『你不要讓喇嘛盤捉住我們，賣我們作奴僕，你



讓他們這麼辦嗎？他們說要把我們賣到亞力山大去哩。」

辟里克里斯把眉頭一皺叫道：「他們那樣恐嚇你們嗎？這些惡漢連一個指頭也不能加在你們身上的。這是行政長官辟里克里斯所說的話。現在你們必須快去，你們的父親尋不見你們，他的心也要焦急得碎了。明天早晨，我要打發一個使者到你們舅父的家，給你們送去一個小包，在你們未安然回到家裏之前，切不可打開。等你們長大了又健壯又勇敢的人，我期望你們最少限度要做雅典軍隊的將帥哩。」

德芬利用很小的聲音說：「我不能長成一個又健壯又勇敢的人。我願意我能，但是我是一個女孩子。」

辟里克里斯很驚奇的叫道：「一個女孩子！這樣的勇敢！你將來的確至少要成爲英雄的母親。但是我的孩子呀，從此以後，你要安靜地住在家裏哩。」他說完這話，又到食廳裏面去了。

當這兩個雙生子伴着安那撒革拉和他的奴僕，尋到他們舅父家的時候，他們見門已大開，並且有人們擎着火把驚慌焦急地跑來跑去。密勒士在院裏站着，正和福恩和福恩的妻談話。



密勒士正在說：『我已經把艾克羅波利山上的角隅和空隙都找遍了。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會跑得無影無踪的。』

福恩的妻說：『這是神給你的刑罰。你不應該讓德芬利和男孩子一樣在街上亂跑。那是違反天性的。雅典的端正女子，沒有一個准許在街上亂跑的。我在未嫁之前，除了婦女節期以外，沒有一次跑到閨門外的。』

不同。』

福恩很溫和的說：『但是，我親愛的，你忘記了斯巴達人的情形和雅典



福恩的妻

奚落他道：『我要說他們是一樣。並且，現在他們可以看見招惹了甚麼災害。據我看來，這些野孩子們早已掉在艾克羅波利北邊的懸崖

下面去了。』

密勒士戰慄起來，頹然坐在椅子上，垂頭嘆氣。正當這一剎那的時間，忽然從背後闖進一陣脚步聲來，密勒士覺得有四隻手臂搭在他的脖子上。雖然他是斯巴達人，也禁不住發抖起來。當他把兩個孩子抱在懷裏的時候，眼淚不由得湧出來了。安那撒革拉在門口站了片刻，對着這快樂的父子們微笑，然後和緩地溜到外邊，也不等他們向他感謝。

第二天清晨，有一個籃子，上面寫着「送交斯巴達人密勒士的勇敢的孩子們。行政長官辟里克利斯贈」的字樣，送到福恩的家裏，由守門的奴僕代收下了。兩個雙生子早已渴望了許久，他們收到籃子之後，又同樣地切望趕快回家，因為辟里克利斯已經告訴過他們，未回到他們自己的屋子之前，切不可拆開來看。他們的舅母——福恩的妻——充滿了好奇心，要看裏頭的內容。她自從聽了他們前天晚上全部冒險的故事，知道這兩個孩子已經

博得辟里克里斯的寵愛，並且宣言保護他們，所以她對於他們和一般斯巴達人的尊敬心，大大的增加了。

小包送來的時候，她叫道：『讓我們看看辟里克里斯給你們送來甚麼禮物！』

德芬利連忙說：『不行，不行。他囑咐我們在未到家之前，不能打開牠。』

福恩的妻子含怒地說：『很好，只是到那時候



我永遠看不着裏面是甚麼東西了。」

德芬利虔敬地說：『好呀，你不記得潘杜姪的故事嗎？非等到時期來到，我決不敢開牠！』

她的舅母對於這句話，無言可答。密勒士有了前一天的經驗，也無心再在雅典耽擱。又加上兩個小孩怕遇見喇嘛盤，密勒士也覺着把他們平平安安地帶回他們撒拉米的安靜的家裏，交給他們的母親去照應，他心上的重擔纔能放下。所以他們向福恩及他的妻子告別，在午前便起身往辟惹吳斯去了。

他們走到船塢跟前，看見船已準備好，要穿過海灣駛回去。附近有一隻非洲船，預備開到亞力山大去。丁恩用手指着對德芬利說：『如果這時候我們在那隻船上……』德芬利想到這裏，便害怕得打起寒戰，掩住了眼睛。

這三個困倦的遊客上了最後的小山，並且從大道上轉向古舊農舍的

小徑的時候，差不多已經是黑夜了。麗底亞正在門道上站着微笑，克羅站在他的身後，阿爾各士跳躍着歡迎他們，並且高興得搖尾吠叫。

那天黑夜，他們一家人團聚在火灶周圍，真是快樂。麗底亞已經預備好一桌豐富的好飯給這幾個旅客洗塵。有燒雞、臘腸，還有山羊奶、無花果等等好吃的東西。他們借着火光打開籃子。籃裏有輕軟的紅色袍子，每人一件，袍上釘着金鈕釦。有一皮袋子的金錢，和兩卷美麗的羊皮紙書——都是用手寫的，因為在那些日子，自然沒有印刷的書籍。還有送給他們的父親和母親的禮物。最好的禮物是辟里克利斯親筆寫的一封信，上面寫着「交撒拉米的詩人優里辟特收」的字樣。隨信附來一個短箋給密勒士，上面說他可以念這封信，因為他願意他也知道信的內容。信的原文如下：

「行政官長辟里克利斯謹致書問候詩人優里辟特閣下。持此信者是我的朋友，曾給我效過很大的力。靠着他們的警告，我纔能把惡人要陷

害我，使我在公衆面前被認爲神的仇敵的奸計挫敗。爲了要充分報答他們的恩德，我推薦他們作爲你的學生。對於雅典效忠的事，再沒有比教養高尚而愛國的擁護雅典的孩子更爲重要。爲了這個目的，我把這兩個孩子交託在你的指導之下，這女孩也要同樣的看待。我求你把你的知識和智慧教訓他們。因爲他們已經證明配得這種榮譽，並且雅典全城將要有一天感謝你的勞績。」

爲這個緣故，丁恩和德芬利，兩個斯巴達的孩子，後來不但成爲當時學術界的名人，並且成爲雅典人辟里克利斯和詩人優里辟特的朋友，現在或者正在極樂世界裏和他們一同漫遊哩。